

論三民主義

民衆書店翻印

舊三民主義與新三民主義

毛澤東

資產階級頑固派完全不知道歷史的變化，其知識的低落降到零度以下。他們既不知道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的區別，也不知道新三民主義與舊三民主義的區別。

我們共產黨人承認「三民主義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承認「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爲其徹底實現而奮鬥」，承認共產主義的最低綱領與三民主義的政治原則是基本上相同的。但是這種三民主義是甚麼三民主義呢？這種三民主義不是任何別的二民主義，乃是孫中山先生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所重新解釋的三民主義。我願頑固派先生們，於其「限共」，「溶共」，「反共」等工作洋洋得意之餘，也去翻閱一下這個宣言。原來孫中山先生在這個宣言中說道：「國民黨之三民主義，其真釋具如此」。就可知只有這種三民主義，才是真三民主義，其他都是僞三民主義。只有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裏對於三民主義的解釋才是「真釋」，其他一切都是僞釋。這大概不是共產黨「造謠」罷，這篇宣言的通過，我和很多的國民黨員都是親眼看見的。

這篇宣言，區分了三民主義的兩個歷史時代。在這以前，三民主義是舊範疇的三民主義，是舊的半殖民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三民主義，是舊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是舊三民主義。

在這以後，三民主義是新範疇的三民主義，是新的半殖民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三民主義，是新

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是新三民主義。只有這種三民主義，才是新時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

這種新時期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是聯俄、聯共、農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沒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時期中，就都是偽三民主義，或半三民主義。

第一，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必須是聯俄的三民主義。現在的事情非常明白，如果沒有聯俄政策，不同社會主義國家聯合，那就必然是聯帝政策，必然同帝國主義聯合。不見一九二七年之後，就已經有過這種情形嗎？抗日的頭兩年中，因為帝國主義大戰尚未爆發，還可利用英美等國同日本之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大戰爆發之後，這種矛盾雖然沒有消滅，但是已經縮小，如果利用不得當，英美就會要求中國參加反蘇。中國如果依了它們，那就立刻站在帝國主義的反動戰線方面，甚麼民族獨立也就完了。社會主義的蘇聯與帝國主義的英美之間的鬭爭，一經進一步尖銳化，中國不站在這方面，就要站在那方面，這是必然的趨勢。難道不可以不低不倚嗎？這是夢想。全地球都要捲進這兩個戰線中去，在今後的世界中「中立」只是騙人的名詞。何況中國是在同一個深入國土的帝國主義奮鬥，沒有蘇聯援助，就休想最後勝利。如果捨聯俄而聯帝，那就必須將「革命」二字取消，變成了反動的三民主義。歸根結底，沒有「中立」的三民主義，只有革命的或反革命的三民主義。如果照汪精衛從前的話，來一個「夾攻中的奮鬥」，來一個「夾攻中奮鬥」的三民主義，豈不勇矣哉？但可惜連發明人的汪契弟先生也放棄（或「收起」）了這種三民主義。他現在改取了聯帝的三民主義，如果說帝亦有東帝西帝之分，他聯的是東帝，我與之相反，聯他媽一批西帝，東向而擊，又豈不革命矣哉？但無如西帝們要反蘇反共，你聯他，他就要請你北向而擊，在革命也革不成。在所有這些情形之下，就規定了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必須是聯俄的三民主義，決不能是同帝國主義聯合反俄的三民主義。

第二，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必須是聯共的三民主義。如不聯共，就要反共。反共是日本帝國主義與汪精衛的政策，你也要反共，那很好，他們就請你加入他們的反共公司。但這豈非有點當漢奸的嫌疑麼？我不跟日本走，單跟別國走。那也滑稽。不管你跟誰走，只要反共，你就是漢奸，因為你不能再抗日。我獨立反共。那是夢話。豈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好漢們，能夠不靠帝國主義之力，幹得出如此反革命大事麼？昔日差不多動員了全世界帝國主義的氣力，反了十年之久還沒有反了的共，今日忽能「獨立」反之麼？聽說外邊某些人有這麼一句話：「反共好，反不了」。如果傳言非虛，那末，這句話只有一半是對的，「反共」有甚麼「好」呢？却有一半是對的，「反共」真是「反不了」。其原因，基本的不在於共而在於老百姓，因為老百姓歡喜「共」，却不歡喜「反」。老百姓是決不容情的，在一個民族敵人深入國土之時，你要反共，他們就要了你的命。這是一定的，誰要反共，誰就要準備變為齏粉。如果還沒有決心準備變自己為齏粉的話，那就確實以不反為妙，這是我們向一切反共英雄們的誠懇的勸告。因之清楚而又清楚，今日的三民主義，必須是聯共的三民主義，否則三民主義就要滅亡。這是三民主義的存亡問題，聯共則三民主義存，反共則三民主義亡，誰能證明其不然呢？

第三，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必須是農工政策的三民主義。不要農工政策，不真心實意的扶助農工，不實行「總理遺囑」上的「喚起民眾」，那就是準備革命失敗，也就是準備自己失敗。斯大林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問題實質上就是農民問題」。這就是說，中國的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現在的抗日，實質上是農民的抗日。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實質上就是授權給農民。新三民主義，真三民主義，實質上就是農民革命主義。大眾文化，實質上就是提高農民文化，抗日戰爭，實質上就是農民戰爭。現在是「上山主義」，大家都在山頭上。開會、辦事、上課、出報、

著書、演劇，都在山頭上，實質上都是爲農民。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實質上都是農民所給。說「實質上」，就是說基本上，並非忽視其他問題，這是斯大林自己解釋過的。中國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農民，這是小學生的常識，大城市失陷後，更不止百分之八十了。因此農民問題，就成了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農民的力量，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農民之外，中國人口中第二個部分就是工人。中國有產業工人數百萬，有手工業工人與農業工人數千萬。沒有他們，中國就不能生活，因爲他們是工業經濟的生產者。沒有他們，革命就不能勝利，因爲他們是中國革命的領導者，他們最富於革命性。在這種情形下，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必然是農工政策的三民主義。如果有甚麼一種三民主義，它是沒有農工政策的，它是並不真心實意扶助農工，並不實行「喚起民衆」的，那它就一定會滅亡。

由此可知，離開聯俄聯共農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是沒有前途的，一切有良心的三民主義者，必須認真的考慮到這點。

這種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真三民主義，是新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是舊三民主義的發展，是孫中山先生的大功勞，是在中國革命作爲社會主義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時代產生的。只有這種三民主義，中國共產黨才稱之爲「中國今日之必需」，才宣佈它「願爲共徹底實現而奮鬥」。只有這種三民主義，才與中國共產主義在民主革命階段中的政綱，即其最低綱領，基本上相同。

至於舊三民主義，那是中國革命舊時期的產物，那時的俄國是帝國主義的俄國，當然不能有聯俄政策。那時國內也沒有共產黨，當然不能有聯共政策。那時，工農運動也沒有充分顯露自己在政治上重要性，尙不爲人們所注意，當然就沒有聯合工農的政策。因此，民十三（一九二四）國民黨改組

以前的三民主義，乃是舊範疇的三民主義，乃是過時的三民主義，如不把它發展到新三民主義，國民黨就不能前進。聰明的孫中山看到了這一點，得了列寧與中國共產黨的助力，把三民主義重新作了解釋，遂獲得了新的歷史特點，建立了三民主義同共產主義的統一戰線，建立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取得了全國人民的同情，舉行了第一次大革命。

舊三民主義在舊時期內是革命的，它反映了舊時期的歷史特點。但如果在新時期內，在新三民主義已經建立之後，還要翻那老套，在有了社會主義國家之後，還要反對聯俄，在有了共產黨之後，還要反對聯共，在農工已經覺悟並顯示了自己的政治威力之後，還要反對農工政策，那末，它就是不識時務的反動的東西了。一九二七年以後的反動，就是這種不識時務的結果。語曰：「識時務者爲俊傑」，我願今日的三民主義者記取此語。

如果是舊範疇的三民主義，那就同共產主義的最低綱領沒有甚麼基本上相同之點，因爲它是舊時期的，是過時的了。如果有甚麼一種三民主義，它要反俄反共反農工，那就是反動的三民主義，它和共產主義的最低綱領，不但沒有絲毫相同之點，而且變成了共產主義的敵人，一切都談不上。這也是三民主義者應該慎重地考慮一番的。

但是無論如何，在反帝反封建的任務沒有基本上完結以前，新三民主義是不會被一切有良心的人們放棄的，放棄它的只是那些汪精衛、李精衛之流。汪精衛、李精衛們儘管起勁地幹甚麼反俄反共反農工的偽三民主義，自會有一班有良心的有正義感的人們繼續擁護孫中山的真三民主義。如果說，一九二七年反動之後，還有許多真三民主義者繼續爲中國革命而奮鬥，那末，在一個民族敵人深入國土的今天，這種人無疑將是成千成萬的。我們共產黨人將始終與一切真誠的三民主義者實行長期合作，除漢奸與那班至死不變的反共份子外，我們是決不拋棄任何友人的。

擁護真三民主義反對假三民主義

洛甫

自從汪精衛、周佛海、陳公博之流，公開成爲漢奸之後，他們仍然恬不知恥的利用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的招牌，進行他們公開賣國的活動。他們把孫中山先生一切革命的主張與言論，都有意曲解爲他們公開賣國的理論根據。最近汪精衛在他上海的機關報「中華日報」上，甚至公開說，孫中山先生歷來就是主張中國應該投降日本，追隨日本之後以建立「東亞新秩序」的！不但這樣，這些無恥的叛徒，還在利用國民黨的名稱，到處建立他們的僞國民黨黨部，還想利用青天白日旗以建立他們的僞國的爲中央政府，總之，凡是一切足以掩蓋他們賣國投降真相的各種形式，凡是足以欺騙中國人民的各種花樣，凡是足以破壞分裂國民黨的各種手段，凡是足以污辱曲解三民主義的各種方法，他們都是要盡量利用的，這原是早在明人眼的意料之中，尙不足怪。

黨、政當局方面最近下令通緝汪精衛，開除了汪精衛的黨籍之後，又開除了周佛海、陳璧君的黨籍，這是非常值得贊許的一件事。但是可惜對於他們那種用僞三民主義發揮的漢奸理論以及關於他們的各種無恥行動，還沒有積極的使用所有的方法與之鬭爭。甚至他們的書報還未被嚴厲禁止，他們的黨羽還未被徹底肅清。在官辦的書局裏，還沒有看到一本反對汪精衛、周佛海、陳公博等漢奸的著作

然而，那位實際上同汪精衛信仰「一個主義」的，冒牌的國民黨的「理論家」，挑撥離間造謠說謊的專門家葉青其人的小冊子，却是一本又一本的經過這些警局發行出來，而且還用強制的方法爲它推銷！甚至某些人還發佈「不要反對汪精衛，免爲共黨利用」的密令。對於我們反對汪精衛等漢奸的動員，則認爲是「故意擴大」，「別有用心」！這些人對於反對日寇漢奸表示如此消極，而對於反對真正抗日力量，反對共產黨，却又使用了他們的全部力量。這却是很可驚奇的！

那些天々叫喊「一個主義」，「一個政黨」的人，當他們反對三民主義的朋友馮列主義，反對國民黨的朋友共產黨時，表現出渾身是勁，簡直有點像反共的「英雄」，然而對於漢奸汪精衛、周佛海、陳公博等的假三民主義，假國民黨，則默不作聲，似乎道類似三民主義，假國民黨，並不同他們的「一個主義」，「一個政黨」的主張相衝突似的！特別那些上海的國民黨黨部與國民黨員，在汪精衛的影響之下，已經大部份公開「轉向」「自首」，完全實行了汪精衛的「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了！

我們共產黨人，很誠懇的希望國民黨的同志們，真正使用他們的全部力量去反對漢奸汪精衛、周佛海、陳公博等的假三民主義，假國民黨，因爲孫中山先生的真三民主義與今天抗戰的孫中山先生的真國民黨，被漢奸汪精衛、周佛海、陳公博等所污辱了，所強姦了。每一個三民主義的信徒，忠實的國民黨員，一定也一樣會對於漢奸汪精衛等的無恥卑鄙的行爲表示最大的義憤，堅決起來爲保衛孫中山先生的真三民主義與真國民黨而戰！在這裏我們共產黨人是始終同國民黨的同志們在一條戰線上，願意同他們共同奮鬥的！

但是甚麼是孫中山先生的眞三民主義呢？可惜在抗日陣線內，今天還沒有完全一致的立場。概括的說來，今天在抗日陣線中，對於三民主義有兩種不同的立場，一種立場，是在於努力保存與發展三民主義中的基本的革命精神，使之成爲全民族爭取現階段內革命之徹底勝利的戰鬥的政治綱領；另一種立場，是在於削弱與掩蓋三民主義中基本的革命精神，保存與發展三民主義中所包含的一些消極的與保守的因素，而使之成爲一個不徹底的，富於妥協性的或片面的一民主義的政治綱領。

我們共產黨人，及全國大多數人民對於三民主義的立場是屬於前一種的。我們歷來認爲三民主義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經過反帝反封建的統一戰線政策（孫中山先生當時具體規定爲聯俄，聯共，喚起工農的三大政策）以爭取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國的勝利政治綱領，這個綱領曾經孫中山先生親自具體的規定於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與綱領中。我們對於孫中山先生的全部著作也是歷來從這種觀點去研究的，而且我們相信也祇有從這種觀點出發，才能真正保存與發展孫中山先生一切著作中的革命精神，使之成爲中華民族解放鬥爭中一個思想的武器。我們認爲祇有這種立場，才能正確的估計三民主義在中國民主革命中的意義與作用，真正把孫中山先生的偉大人格放在適當的位置。

而一部份上層資產階級及少數上層份子對於三民主義的立場則是屬於後一種的。爲了要一時的抗日，他們必須保存三民主義中一部份革命的內容，主要的就是民族主義的某些革命內容，但是由於他們的狹窄的階級利益，所以他們到處削弱與掩蓋三民主義中基本的革命精神，特別是三民主義中的民

權主義與民生主義，把三民主義實際上割削為不徹底的「一民主義」，而同時保存與發展三民主義中某些消極的與保守的因素，使之成為「反共防共」的思想武器。一部份上層資產階級及少數上層份子的這種立場，當然是無法全部把握三民主義的，當然要減低三民主義在中國民主革命中的作用與意義的，當然要使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人格受到損失的。他們把三民主義「修正」了，他們把革命的民主主義者的孫中山裝扮成爲一個妥協的，不徹底的，畏縮的，狹義的民族主義者了！

正由於一部份上層資產階級及少數上層份子對於三民主義的這種不徹底的立場，使他們對於漢奸汪精衛、周佛海、陳公博等的偽三民主義不敢開展堅決的鬭爭，而同時容忍一切公開的與隱藏的民族危害份子，把三民主義轉變爲可以對內反共，又可以對外妥協的工具。一切公開的與隱藏的民族危害份子，一切葉青之流的人物，現在都集中他們的全部力量於這種「轉變」的工作。他們抽去三民主義中的全部革命精神，他們把三民主義同馬列主義完全對立，他們甚至企圖把三民主義曲解成爲法西斯主義，而且企圖把孫中山同希特拉，莫索里尼與荒木等這類法西斯匪徒做朋友，這真是對於三民主義與孫中山先生的最大的污辱！

我們共產黨人及全國大多數人民不但要反對漢奸汪精衛、周佛海、陳公博等的假造三民主義以及一切公開的與隱藏的民族危害份子曲解三民主義，而且對於一部份上層資產階級及少數上層份子對於三民主義的不徹底的立場，也要採取批評與勸告的態度，使他們決然拋棄那種立場，轉到真正三民主義的立場上來，同汪精衛、葉青等的假三民主義開展堅決的鬭爭。只有真正三民主義的徹底實現，抗戰建國才能取得最後勝利。

我們共產黨人歷來就反對一切斷章取義肢解與曲解三民主義的企圖與辦法，而主張把握住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基本的革命精神，基本的革命主張與方法，在革命現階段的不同歷史時期內把它發揚

光大起來。這才是真正擁護三民主義者的態度，才不愧為孫中山先生的忠實的繼承者。如果有意從孫中山先生的著作中找出一些消極的與保守的因素作為投降妥協、反對抗戰、反對團結進步及反共的根據，那這不但不是擁護三民主義，而正是反對三民主義！汪精衛、葉青之類正是採取這種方法的！

三

我們共產黨人歷來公開聲明，我們是馬列主義者。馬列主義是現代社會內最進步階級的革命的科學，它正確的把握住了社會運動的規律及其改造的方法，以保證共產主義理想的最後勝利。在階級性上，在科學性上，在革命的徹底性上，它同三民主義顯然是不相同的。（關於這點，將有專門的論文——筆者）然而，這是否會妨礙我們去擁護真正的三民主義呢？我們的回答：不會的，不但不會，而且正是馬列主義使我們共產黨人這樣堅決的擁護真三民主義，而且能堅決的為真三民主義的徹底實現而奮鬥。

我們共產黨人所信仰的馬列主義，決不是抽象的教條，而是革命行動的指南。我們共產黨人根據於這種馬列主義對於中國革命現階段的分析得出了我們對於現階段革命行動的政治綱領，而這個綱領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的政治綱領，雖則也有區別的地方，但是在大體上是一致的。這從以下的歷史事實，即可瞭然。

中國共產黨還在第一次國共合作，公開表示自己擁護三民主義以前，已經根據馬列主義對於中國政治經濟的具體分析，提出了基本上同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一致的政治綱領。在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中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上，即提出了如下的政治綱領：

第一、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

第二、打倒封建軍閥，建設國內和平；

第三、統一中國爲真正民主共和國；

第四、中國境內少數民族一律平等；

第五、平等的、直接的、不記名的普選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的自由權；

第六、八小時工作制，減租減息，廢除厘金苛雜，男女一律平等，普及教育等。

顯然的，這個綱領（爲了節省篇幅，我在這裏只摘錄了其中主要的幾條）同後來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在國共合作成立之後所召集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與綱領上所發表的三民主義的政治綱領，基本上是一致的（雖然也有區別的地方）。而且事實上，那時國民黨的那個三民主義的綱領，是國共兩黨共同努力製定的綱領。

中國共產黨還在第二次國共合作，公開表示自己擁護三民主義以前，已經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於中國政治經濟並作了具體分析，在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的「八一宣言」上，提出了有名的十大綱領，在蘆溝橋事變之後（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更具體的詳盡的提出了抗日救國的十大綱領。同時在中國共產黨公佈國共合作的宣言上所提出的簡單扼要的三條總綱領，也仍然是共產黨過去所提出的主張。請看那宣言上是怎樣寫的：

「中國共產黨願當此時機，向全國同胞提出我們奮鬥之總的目的，這就是：

第一、爭取民族之獨立與解放。首先須切實的迅速的準備與發動民族革命抗戰，以收復失地和恢復領土主權的完整。

第二、實現民權政治，召開國民大會，以制定憲法與規定救國方針。

第三、實現中國人民之幸福與愉快之生活，首先須切實救濟災荒，安定民生，發展國防經濟，解除人民痛苦與改善人民生活。」

中共的一切這些主張，顯然同過去孫中山先生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手訂的三民主義，大體上仍是一致的，同後來（一九三八年）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所通過的三民主義的「抗戰建國綱領」，雖有許多不同，但大體說來也是一致的。

從上面所說的歷史事實，首先可以看出，我們共產黨人所擁護的三民主義歷來同我們根據馬列主義立場而提出的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政治綱領是不相違反的。我們共產黨人所擁護的三民主義，均明確的具體的規定於一定的革命的共同政治綱領上。我們共產黨人爲三民主義而奮鬥，即是爲這類共同的政治綱領而奮鬥。這裏任何的「陽奉陰違」，「模稜兩可」，是沒有的。我們希望國民黨同志以及全國人民，當他們表示擁護三民主義時，也要同我們一樣的明確與具體，而不把三民主義成爲又空洞、又抽象，甚至是神秘不可思議的東西。

從上面所說的歷史事實，又可看出，我們共產黨人之馬列主義的立場，不但不妨礙我們在現階段革命中擁護真三民主義，而且正是使我們所以能夠擁護真三民主義的基本原因。當孫中山先生在世的時候，他是清楚的了解到這一點的。所以他並不因爲共產黨人之相信馬列主義而歧視他們，而且邀請他們加入國民黨爲了三民主義的共同事業而共同奮鬥。相反的，他在許多反共防共份子前面，再三聲明了馬列主義者是三民主義的好朋友，國、共兩黨祇應該團結，不應該反目。我想一切國民黨中賢明之士，一切真三民主義的信徒，都應該繼承孫中山先生的這一遺教，誠心誠意的同共產黨在一起，認真的去實現三民主義，實現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抗戰建國綱領」及中共所歷次提出的政治綱領。

汪精衛、周佛海、葉青之流，今天一致的都要把三民主義「轉變」為「反共」的工具。但從上面所說的一切更可瞭然，現階段中國革命的當前問題，不是實行三民主義或是實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問題，而是是否實行與如何實行真正三民主義的問題。共產黨擁護三民主義，而且要認真的實行三民主義。所以汪精衛、周佛海、葉青之流的「反共」，實際上就是反對三民主義，反對國民黨。他們是共產黨的敵人，是國民黨的公敵！這一點，是國民黨的同志與全國人民必須認清的。至於那些利用共產黨擁護三民主義的聲明，企圖壓迫共產黨放棄馬列主義立場的人們，實際上是根本不了解共產黨人的基本立場與孫中山先生的基本革命精神的。這批人的結局。一定非常危險。曾經是「黨國要人」的汪精衛、周佛海、陳公博等這批人，過去也未嘗不自以為信仰三民主義，利用三民主義反對共產黨，甚至他們的「大著」直到今天還為葉青等所背誦着，然而正是由於他們所信仰的三民主義不是真正三民主義，所以結果變成了無恥的漢奸，雖是直到今天，他們的嘴上還是滿口着「三民主義」！

四

在目前中國革命整個的歷史時期內怎樣才算真正的擁護三民主義呢？

真正的擁護三民主義，必須首先嚴格的分別清楚孫中山先生的真正三民主義同汪精衛的偽三民主義。孫中山先生的真正三民主義是要經過鞏固與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爭取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國的建立，而汪精衛的偽三民主義，則是要經過「中日提携」，「共同防共」，建立「東亞新秩序」以滅亡中國的，必須到處公開闡發真正三民主義的革命內容，揭破偽三民主義反革命

的實質。廣泛的、深入的開展反對漢奸汪精衛及其黨羽的言論與活動的鬭爭。肅清那些隱藏在各種政權機關中的汪精衛一類的民族危害份子。

真正的擁護三民主義，第二，必須糾正把三民主義修正為不徹底的一民主義及曲解它為「反共防共」的思想武器的錯誤辦法。指出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是不能分割的，沒有全民族的與全國人民的總動員，尤其沒有抗戰到底的決心，沒有民主權利的保證與民主制度的建立，抗戰建國的最終勝利，是不可設想的。徹底揭破冒充國民黨「理論家」的葉青的「三民主義」實際上是同汪精衛、周佛海的偽三民主義屬於「一個主義」的。認真的恢復三民主義的真正革命精神，並且把它發揚光大起來，堅決反對把三民主義轉變為「反共防共」的思想武器的惡毒陰謀。

真正擁護三民主義，第三，必須在實際行動上實行三民主義的具體的革命的的政治綱領，首先要認真實行「抗戰建國」綱領，確實做到堅持抗戰，反對中途投降，堅持國內團結，反對國內分裂，堅持向前進步，反對向後倒退。一切合乎三民主義基本革命精神的言論行動，實際辦法，與法律制度，應該實行，應該保護與發展，應該獎勵。一切違反於此的，則應該停止實行，應該改革與取締，應該嚴懲。各種政權機關民眾團體中，一切真正擁護三民主義的好人，應該盡量引進，一切違反三民主義的壞人，應該盡量洗刷。「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言行不一致」，「因循敷衍」，「醉生夢死」等根深蒂固的惡習，必須徹底轉變。

真正擁護三民主義，最後，必須實行與堅持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農工三大政策。現在最大多數的中國人，都會明白中國革命不要勝利則已，如果要勝利非實行與堅持這三大政策不可。中國革命沒有中國共產黨及大多數工農群眾的參加，決不能勝利。在國際上，蘇聯已用鐵的事實證明了它是中國最好的朋友。一切反共、反工農大衆、反蘇聯的言論行動，只對於日寇與國際的反動派有利，對

於漢奸及國內各種各樣的民族危害份子及反動派有利。其結果，必然引導中國革命到新的失敗。對於這類反動言論與行動，必須嚴厲取締。

我想，只有真正能夠做到以上幾點，才說得上真正擁護了三民主義，才能使抗戰建國真正得到最後的勝利。那滿口「擁護三民主義」，把三民主義神秘化、致條化，而實際上所做的沒有一件不違反三民主義的真精神的人，那把「三民主義」作為一切罪惡行為的護身符與招牌的人，是應該為全國人民所唾棄的！

我們共產黨人，要同國民黨同志們在一起，同全國各抗日的黨派在一起，同全國人民在一起，擁護真三民主義，反對假三民主義！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九日）

關於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

王稼祥

「共產黨人鄙視把他們的立場與意見隱蔽起來」。

同樣的，中國共產黨人對於三民主義的問題也毫不隱蔽自己的立場與意見。

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是共產主義的信徒，馬克思主義的信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學說的信徒，他們絕不因爲任何原因而一時一刻放棄共產主義的理想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說。

甚麼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社會主義，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科學與學說，是人類最進步的思想。「馬克思主義是人類十九世紀所造成的德國哲學，英國政治經濟學，法國社會主義的代表人物底公認的繼承者」。（列寧）馬克思的學說——唯物辯證法，政治經濟學與社會主義——不僅科學的解說世界，而且是改造世界的科學。馬克思的學說，又由列寧，斯大林的學說而得到新的發展。

「馬克思的學說，是萬能的，因為它是正確的，馬克思學說完全而又嚴整的給了人們一個世界觀——這個世界觀是與任何宗教信仰，任何反動，任何擁護資產階級壓迫決不相同和調和的」。（列寧）「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毛澤東「論新階段」）中國共產主義者承認三民主義為民族統一戰線的綱領。甚麼是三民主義？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半殖民地的中國的民族解放的與民主主義的政治綱領，它要求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實行民族之獨立解放，這就是它的民族主義，它要推翻封建制度實行民主政治，這就是它的民權主義，它要求節制資本和平等地權，這就是它的民生主義。在西方資本主義的國家中，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早已過去，那兒的鬭爭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推翻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鬭爭；在東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家中，在議事日程上的問題是推翻帝國主義與封建制度的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在亞洲還有足以代表真誠戰鬥徹底之民主的資產階級，還有足以為十八世紀末法國大革命的伟大政治家的忠誠同志」。（「列寧全集」十六卷，二八頁）正因為如此，所以列寧在論孫中山綱領時說：「在我們面前出現了真正偉大民族的真正偉大思想。」（同上，二七頁）

孫中山主義是革命的民主主義，中國民主主義者，同情勞苦群眾，仇視壓迫者與剝削者，看見西歐資本主義對工人及勞苦群眾的壓迫，便產生了中國可以避免資本主義階段的理想，產生了對社會主義的同情，產生了它的主觀的社會主義，中國的民主主義的思想是與中國民粹派的思想相結

合，一方面實行激進的土地政綱，一方面理想避免資本主義的階段。實際上激進的土地綱領只能消滅封建剝削，不能消滅與避免資本主義的剝削，相反的，正促進資本主義長足的發展，這正是中國激進的民主主義與主觀的社會主義相結合的本質，中國的民主主義者是真正的真誠的同情社會主義，不過其綱領實現的結果與自己所想像的相反，不是避免資本主義，而是發展資本主義罷了。

中國的馬列主義者宣佈擁護三民主義，「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的必需，本黨願爲其實現而奮鬥」，「三民主義是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和共同綱領」，「爲實現三民主義的新中國而奮鬥」，是否違背了馬列主義的原則與立場？不，絕不是的。

中國無產階級爲要實現其階級解放，爲要實現社會主義，必須首先求得中國民族的解放，在半殖民地中國，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與肅清封建制度的殘餘是無產階級的階級解放的先決條件。因此，無產階級不僅一般的參加民族解放鬥爭，並且是民族解放運動中最積極最堅決最徹底的力量。其他任何階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都比不上它。

無產階級在民族解放中，即資產階級民主性的革命中有其一定的綱領，其主要內容爲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實行民族獨立；推翻封建統治，實行民主政治，肅清封建制度，解決土地問題。這些問題早已在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的著作中有了說明，而中國共產黨在其成立後，立即宣佈其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綱領（見中共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宣言）因此，共產黨的全部綱領有兩部份，第一，爲最高限度的綱領，即無產階級推翻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求得階級徹底解放並消滅任何階級的綱領；另一部份，爲當前的綱領，無產階級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綱領，又稱之爲最低限度的綱領。

參加民族民主革命的不僅無產階級，還有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等，各個參加民族民主革命的階級，都有其綱領，雖然各個階級的整個思想與整個綱領不相同，但在民族民主革命中是有共同的基本

要求，這正是民族統一戰線的客觀基礎與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之產生的可能。

三民主義是中國民族革命與民主革命中的綱領，三民主義當作綱領與馬列主義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綱領（共產黨的最低限度綱領）在其主要的基本的口號與要求上沒有衝突，而是一般的一致，正因為如此，所以中國的馬列主義者認為實現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所必需，認為三民主義是民族統一戰線中的共同綱領，和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正因為如此，所以號召全中國人民為實現三民主義共和國而奮鬥。

我們說三民主義是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這並不是說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的綱領與主張和革命的激進的資產階級的綱領與主張是完全一樣的，並不是說無產階級承認了民族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便是別無自己的綱領與主張了。不，兩個階級的綱領只在其主要口號上與主要要求上是一般的一致，而不是完全一樣，無產階級因為其階級的歷史的地位其在民族民主革命中根據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需要所訂出的綱領與主張，比之激進的資產階級的綱領與主張更要徹底更要堅決，我們現在把這兩種綱領作一簡略的比較。

在民族問題上，上述兩個階級都主張打倒帝國主義，爭取中國民族的獨立，這是相同的。但是無產階級導師——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對民族問題與殖民地、半殖民地問題有了很多的著作，有了有系統的理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無產階級根據馬列主義的理論把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聯繫起來，它在民族解放中的綱領與主張既是堅決徹底，沒有民族妥協主義與民族侵略主義的任何成份，而對國內民族問題有徹底的主張和實踐。

在民主政治的問題，革命的激進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均主張推翻專制政體和封建半封建的統治，而建立近代的民主政治，這是相同的；但是其不同點是在：激進的資產階級的代表雖然基本上是戰

團的民主主義者，但以其民主主義的學說中，把老百姓看成「阿斗」，不着重於「平民式」掃蕩封建關係建立嶄新的民主政治，而認為必須先給老百姓一個時期的訓練，然後才能實行民主政治，所以有實現民主政治時的幾個時期的主張，加之其政治的民主綱領沒有經濟的實際的綱領作為基礎，所以政治上的民主綱領很難徹底的實現。無產階級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政治綱領是徹底的，並且是「平民式」的革命來實現民主政治，加之，又有徹底的掃蕩封建關係的經濟綱領，作為實現民主政治的經濟基礎。

在經濟綱領上或者說民生主義上，情形是這樣的：無產階級的代表馬列主義者明白分清資產階級性質的民族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性的社會主義革命，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祇有首先實行驅逐帝國主義，肅清封建制度的民族民主革命，才能過渡與轉變到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所以馬列主義者在民族民主革命中並不企圖實行任何社會主義的經濟綱領。但堅決主張徹底的驅逐帝國主義的經濟勢力與徹底的肅清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土地綱領，民族民主革命愈徹底，則對於無產階級愈有利，而激進的資產階級代表的思想是有民粹派的色彩，幻想中國避免資本主義，認為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的民生主義便是社會主義，其實這僅是主觀上的社會主義，而客觀上正是促進資本主義長足的發展。另一方面激進資產階級代表的土地綱領，在其主張上是革命的，但其所主張的實現其激進土地綱領的方法却是改良主義的（由國家來收買土地），因而也使其土地綱領很困難實現。

由此看來，三民主義與馬列主義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綱領僅在主要的口號與要求上是一致的，而不是完全相同，正因為如此，所以三民主義是民族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與政治基礎。

馬列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綱領與主張比之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綱領與主張都要更徹底更堅決，所以馬列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在擁護與實行民族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三民主義

也是最忠實最堅決最徹底的。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革命的激進的綱領，也正因為如此，所以它能成爲民族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但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遭受了它的一定的歷史命運，在孫中山時代，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僅在開始，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鬭爭還不發展，無產階級還正在開始形成獨立的政治力量，所以當時中國民主主義的綱領還能是激進的，戰鬪的與革命的，這正是孫中山革命的三民主義產生而發展的歷史環境。

在後來，資本主義在中國有了進展，階級分化也愈明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鬭爭也大大的激烈起來，無產階級也形成強大的獨立的政治因素，於是資產階級便與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相妥協，而專門來反對無產階級及其同盟者——農民，於是便拋棄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違背了孫中山的革命主張，這是過去十年國內戰爭的歷史事實所證明了的。

七七事變，中國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開始以後，情形當然起了變化，共產主義者與進步的民主主義者都號召恢復孫中山的革命主張與革命精神，然而，現代中國的社會的歷史的環境較之孫中山時代是不同了。一方面出現了汪精衛和汪派，他們背叛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直接的投降了日本帝國主義，但還企圖盜竊三民主義，以作爲其投降的根據，這當然是對孫中山及其革命的三民主義之污辱。另一方面，中國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雖然現在還擁護孫中山的民族主義，贊成抗戰，但對孫中山的整個綱領和整個主張，却加以修正，於是便出了資產階級的修正的三民主義。

現在讓我們來看一看孫中山的革命三民主義與資產階級的修正的三民主義之簡略比較吧。

孫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義首先是民族民主革命中的整個綱領；而修正的三民主義便把三民主義變成一民主義（民族主義），取消了孫中山的民權與民生主義。

孫中山是革命的民主主義者；而修正主義者的三民主義便是獨裁主義者、軍主義者和一黨專政主義者，他們用盡一切方法來反對實行民主政治，反而與封建勢力相妥協來限制人民的民主權利。

孫中山是同情工農的，當他在其著作中一提到工農群眾的痛苦，便表示出他的無畏的同情；而修正的三民主義便是清清楚楚的代表剝削階級而仇視工農的鬭爭。

孫中山是同情共產主義和馬列主義，雖然他自己不是共產主義者和馬列主義者，他說：共產主義是三民主義的好朋友，「馬克思是集幾千年來人類思想的大成」，列寧是革命的聖人；而三民主義的修正派則敵視共產主義和馬列主義。他們提出一個主義的口號，要來消滅和溶化共產主義，要把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馬列主義）變成不是朋友而是敵人，這樣的修正的三民主義，不能成爲統一戰線與民族團結的共同綱領，而變成反共與分裂的工具。

孫中山是贊成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並親自號召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改組國民黨，認爲共產黨是一個大的革命力量，贊成共產黨加入國民黨，而修正的三民主義則提出一個黨的口號，主張一黨主義，不贊成國共合作，而實行所謂溶化共產黨的政策，不把共產黨看作國民黨的朋友，而把共產黨看作敵人。

孫中山是真誠的同情社會主義，雖然他的社會主義僅是主觀的；而修正的三民主義則完全仇視社會主義，贊成資本主義的制度，葉青之流所說「一次革命論」，「民生主義就是中國的社會主義」等々，顯然是爲了反對共產主義的學說，而製造的歪曲的「理論」，其中只有仇視社會主義的本質，沒有絲毫同情社會主義的成份。孫中山帶有民粹派的思想，在其主觀的願望上是革命的；而葉青之流所說「三民主義就是中國的社會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等々「理論」，無論在主觀上客觀上都是反革命的。

僅就這簡單的對照便可以看到，因為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因為中國各階級關係的變化，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是修正了三民主義，這些修正派當然不敢公開的來修正孫中山的學說主張，相反的，總是盡力表明他是真正擁護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然而詭辯賽不過事實，上述的對照已經明白的表示了：三民主義的修正主義的確拋棄了孫中山基本革命的主張，在三民主義的最主要的問題上都是修正了和曲解了孫中山的基本立場。

不反對三民主義的修正主義，便不能鞏固民族統一戰線，便不能爭取民族革命的勝利，因為修正的三民主義不是引導到民族團結，而是引導到民族分裂；不是引導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勝利，而是引導到失敗。因此，反對修正的假三民主義，復活孫中山的革命的眞三民主義，是民族統一戰線中各黨派的任務，尤其是孫中山的忠實信徒的任務，我們共產主義者是完全贊同與願意盡力幫助的。

當着中國共產主義宣佈三民主義是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因此擁護三民主義，並爲三民主義之實現而奮鬥，反共份子便與高采烈的胡說：共產主義者既宣佈擁護三民主義便是放棄了背叛了共產主義，假若共產主義者，不放棄共產主義，那末，共產黨人之擁護三民主義便是非誠意的、假的。

我們要告訴這些反共先生們：共產黨人早已申明他絕不放棄共產主義的遠大目的與馬列主義的思想學說，共產主義這個名詞可以當作將來社會的理想，更準確的說便是共產主義社會，這正是共產主義者奮鬥的最後目標，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共產主義又是一種學說，思想與科學，這正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共產主義者承認三民主義是民族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因而擁護三民主義，這不但不違背馬列主義的學說，相反的，正是根據馬列主義的學說而得出的正確結論。

當然，孫中山的學說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學說是根本不相同的，譬如說，在哲學方面前者是唯心論，後者是辯證唯物論，在社會學方面，前者是否認階級鬥爭和唯物史觀，而後者正

是階級鬥爭學說與唯物史觀學說的創造人；在經濟學方面，前者沒有脫出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說的範圍，而後者正是無產階級的經濟學者，「資本論」的著作者；在將來社會的理想上，前者是主觀的社會主義，後者是科學的社會主義。總之，前者是激進的民主主義者的學說，而後者是無產階級的學說，當然其學說的範圍，廣博與歷史地位，是不宜乎比擬的。

很明顯的，中國共產主義者，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學說的信徒，他們承認三民主義為共同綱領，擁護三民主義之徹底實現而奮鬥，並不因此而接收孫中山的學說上的觀點如世界觀，社會觀與主觀的社會主義，這正是光明正大的科學態度，這是唯物辯證法的態度。政綱是一件事，學說又是一件事，這應當分清。至於共產主義者之擁護三民主義是否誠意，是真是假，實踐是最好的證明與公證人，歷史的滑稽事情恰好如此：那些高唱三民主義反對共產主義馬列主義的最積極的份子，恰好是修正的三民主義者與假三民主義者，而實行三民主義革命綱領最徹底最堅決的份子，恰好就是中國共產主義者，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總上所說，三民主義是民族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因此也是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的共同綱領。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共產黨人的思想與信仰。三民主義的綱領與共產主義者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綱領雖不完全一樣，但在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三民主義能夠成為民族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

由此看來下面的問題是很清楚的了：

一，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民族統一戰線綱領，因此，參加民族統一戰線的各黨派必須擁護三民主義，實行三民主義，以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爭取民族革命戰爭的勝利，任何輕視三民主義——真正偉大民族的真正偉大思想——的觀念，不管是存在在國民黨黨員中，或共產黨黨員中，都是錯誤的。因為這種輕視，只能削弱民族統一戰線與民族團結，影響到中國民族的命運。

二，要擁護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必須反對資產階級修正的三民主義，這種修正的確違背了和污辱了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想把孫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義變成反對共產主義的反動理論，不反對這種修正的三民主義，便不能復活孫中山的真正革命精神，便不能鞏固統一戰線，便不能引導偉大的民族到解放的勝利。孫中山先生的著作與國民黨第一、二次代表大會宣言，是反對假三民主義最好的文獻。

三，把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馬列主義混同起來的企圖，不管來自右邊的葉青之流（三民主義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或者來自馬克思主義者的營壘（如把三民主義解說得像馬克思主義差不多），都應當反對的，科學的態度是闡明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馬列主義間之客觀上存在的關係，任何誇大其相同性與相異性都不是客觀真理的態度，祇有這樣的科學態度，才能既不損害三民主義又不損害共產主義，才能鞏固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者之合作。

四，任何企圖證明只有三民主義適合中國而馬克思列寧主義不適合於中國的說法都是錯誤的反動的，任何希望以三民主義來溶化和消滅共產主義馬列主義的企圖都是非科學的反革命的。中國既有了無產階級，便有了無產階級的思想，學說與運動——中國的共產主義與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特徵，就是唯物辯證法。真理是具體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學說，具體的分析中國的歷史的、經濟的、階級的環境，訂出他們在中國革命的各個階段的綱領與主張。把適合於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綱領與主張搬到中國來，這根本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而是幼稚的機械論者，「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論新階段）中國無產階級在數量上，在「階級自存」上是不很大，但在其政治作用上，在「階級自爲」上，因爲歷史的、國際的、國內的各種條件，却非常重大，中國的共產主義者絕不強制他人來信仰共產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但是堅決反對資產階級的代

表人以三民主義來溶化，消滅和麻痺共產主義的任何陰謀與企圖。

總上所說，我們的立場是很明確的，這早已在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三七年五月所發表的「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目前階段的任務」一文中說得很清楚了：

「共產黨決不拋棄其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思想，他們將經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而達到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階段。共產黨有自己的黨綱與政綱。其民主革命的政綱亦比國內任何黨派為徹底，但在國民黨第一次及第二次代表大會所宣佈三民主義的綱領，則是基本上不相衝突的。因此，不但拒絕三民主義而且願意堅決實行三民主義，而且要求國民黨同我們一道實行三民主義，而且號召全國人民實行三民主義，使共產黨、國民黨、全國人民，共同一致為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這三大目標而奮鬥。」

民國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葉青的假三民主義就是取消三民主義

黎 平

我們中國，自十九世紀中期外國資本主義侵入以迄於現在的一百年中，受到了外國資本帝國主義的種種侵略壓迫，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度。同時，在我們國內，又有濃厚的封建勢力的壓榨。所以，我們的國度，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度。我們的民族，我們的人民，要得到自己的解放，首先就必須實行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民族民主革命），實行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的綱領，

這種綱領，正是表現着我們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的任務，正是「中國今日之必需」。這是全中華民族中國人民現在奮鬥的總目標，也正是中國共產黨根據馬列主義的正確革命理論在十八年來所一貫地堅持地奮鬥的總目標。孫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是與中國共產黨在中國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中的綱領基本上不相衝突的（雖然在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中，共產黨的民族民主民生綱領也比國內其他任何黨派爲徹底），所以，堅持馬列主義的共產黨，竭誠擁護並徹底實行三民主義。毛澤東同志說得好：「共產黨決不拋棄其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理想，他們將經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達到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階段。共產黨有自己的黨綱與政綱，其黨綱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這是與三民主義有區別的。其民主革命政綱，亦比國內任何黨派爲徹底，但對於國民黨第一次及第二次代表大會所宣佈的三民主義綱領，則是基本上沒有衝突的。因此我們不但拒絕三民主義，而且願意堅決實行三民主義，而且要求國民黨同我們一道實行三民主義，而且號召全國人民實行三民主義，使國民黨，共產黨，全國人民，共同一致爲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這三大目標而奮鬥。」

可是現在居然以「三民主義理論家」出現的葉青，却正要取消這種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的三民主義。他反對中國共產黨在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中的綱領，同時，反對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的革命內容。我們現在就來看他怎樣反對我們中國的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怎樣取消三民主義。

一 葉青如何取消民族主義

在孫中山先生所親手訂的「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上，指出：「國民黨的民族主義有兩

方面之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孫中山先生曾經稱贊馬列主義在民族問題上關於民族自決權的主張：「強暴的民族……人數雖然很少，但是他們佔了世界上頂強盛的地位，他們的政治力與經濟力都很大，總是用這種種力量去侵略弱小的民族……忽然生出了斯拉夫民族的一萬萬五千萬人，去反對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爲世界人類打不平……有一位俄國人說，世界列強所以詆毀列強的原因，他敢說世界多數的民族十二萬萬五千萬人爲少數的民族二萬萬五千萬人所壓迫（馬列主義指出，壓迫者還不是他們的整個民族，而是壓迫民族中的少數統治階級——平）」。列強不但說出這種話，並且還提倡被壓迫的民族去自決爲世界上被壓迫的人打不平。列強之所以攻擊列強，是要消滅人類中的先知先覺，爲他們自己求安全。但是現在人類都覺悟了，知道列強所造的謠言，都是假的，所以再不被它們欺騙。這就是世界民族的政治思想進歩到光明地步的情況。」（民族主義第四講）

「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更着重指出民族主義是「健全的帝國主義」。『故民族解放之鬥爭，對於多數之民族，其目標皆不外於反帝國主義而已……吾人欲證實民族主義實爲健全之反帝國主義，則當努力於贊助國內各種平民階級之組織，以發揚國民之能力。』

爲着爭取反帝民族革命的勝利，孫中山先生更指出，必須有民族的團結，聯合共產黨，依靠民眾，力求進歩。孫中山先生親自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這是爭取中華民族解放所絕對必須的不可絲毫割裂的偉大的三大政策。

關於民族團結問題，孫中山先生提出了「國家之強在合群力」，「我們與能抵抗強權，就要我們四萬萬人和十二萬萬人聯合起來……自己先聯合起來，推己及人，再把各弱小民族聯合起來」。一九二四年國民黨中央關於聯共的決議會更清楚的指出：「中國共產黨並非出於何等個人之空想，亦

非勉強造作，以人民移植於中國者。中國共產黨乃中國正在發展之中國工業無產階級自然的階級鬭爭所湧現的政治組織之一部。即使吾人能以人力解散現存之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必不能隨之消滅，彼等必將另行組織。」所以，孫中山先生在生時曾經堅決地反對反共派而堅持了聯共的政策。蔣介石先生在答復張溥泉先生的信，曾經提出：「本黨與共產黨合作，為總理與仲愷見在日所確定；革命勢力，必就團結，共產主義雖與本黨有別，其致力革命，則人所共認。」「革命勢力，必求團結，不能懷疑及於總理所定與共產黨合作之政策。」這是非常確定與明顯的啊！

關於依靠民眾力量與農工政策問題，「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上，非常清楚地指出了：「中國以內，自北至南，自通商都會以至於窮鄉僻壤，貧乏之農夫，勞苦之工人，所在皆是。因其所處之地位與所感之痛苦類皆相同，其要求解放之情至為迫切，則其反抗帝國主義之意亦必至為強烈。故國民革命之運動，必恃全國農夫工人之參加然後可以決勝，蓋無可疑者。國民黨於此一方面當對於農夫工人之運動以全力助其開展，輔助其經濟組織，使日趨於發達，以期增進國民革命運動之實力。」所以孫中山先生在逝世時，曾經堅決地反對了壓制民眾的舉動，並且一直到臨死時，猶殷殷以「喚起民眾」為囑。這對於孫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是如何痛切的重要的教訓呵！

孫中山先生又着重指出在革命中，必須在各方面力求進步，例如在「北伐宣言」中，孫中山先生鄭重明白宣佈：「一，在長短期內，悉調各軍實行北伐；二，以廣東付之廣東人民實行自治。廣州市政府即日改組，市長付之民選，以為全省自治之先導；三，現在一切苛捐雜稅悉欲蠲除，由民選官吏另訂稅則；……庶幾政府人民，同心同德，以當大敵。」

孫中山先生指出了祇有在健全的反帝國主義的革命與上述政策執行的過程中，才能得到中國的真正統一。蓋必先全中國出此不平等之國際地位，然後下列之具體目的，方有實現之可能也。一、

中國躋於國際平等地位以後，國民經濟及一切生產力，得充分發展。二，實業之發展，使農村經濟得以改良，而勞動農民之生計，有改善之可能。三，生產力之充分發展，使工人階級之生活狀況得因共團結力之增長，而有改善的機會。四，農工業之發達，使人民之購買力增高，商業始有繁盛之新機。五，文化及教育等問題，至此方不落空談。以經濟之發展，使智識能力之需要日增，而國家富力之增殖，可使文化事業及教育之經費易於籌措，一切智識階級之失業問題，失學問題，方有解決之端緒。六，中國新法律更因不平等條約之廢除而能普及於全國領土，實行於一切租界，然後陰謀破壞之反革命勢力無所憑藉。凡此一切，當能造成鞏固之經濟基礎，以統一全國」。（「北伐宣言」）

從上面所引的孫中山先生的遺教裏，關於真民族主義，可以得出如下的清楚的要點：

第一，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是對外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侵略，對內實行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族主義是健全的反帝國主義。孫中山先生是稱贊馬列主義關於民族自決的原則的。

第二，欲取得反帝國主義革命之勝利，必須我們民族「群策群力」（中山先生語，共同團結，特別是聯合共產黨，因為中國共產黨並非「何人之空想」，而是中國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所湧現的政治組織之一部」，是無法被消滅的。

第三，欲取得反帝國主義革命之勝利，更必須依靠於廣大的民衆，贊助農民、工人的組織與團結，「以發揚國民之能力」。必須使軍隊成爲「與人民合作的軍隊，使他們爲人民的軍隊」。必須「肅清一切反革命份子……建立與人民合作之政府及與人民合作之軍隊」。（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第四，欲取得反帝國主義革命之勝利，必須在各方面力求進步，如民選官吏，實現人民民主自由，廢除苛捐雜稅，改良民生等等。

第五，「必先全中國出此不平等之國際地位」，實行各種必要的民主改革，乃「能造成鞏固之經濟基礎，以統一全國」。換句話說，祇有在反對帝國主義，發展民族團結與進步的過程中，才能造成與鞏固中國國家的真正統一。

這些就是真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的主要內容。

葉青對於民族主義的這些內容，採取甚麼態度呢？

第一，葉青反對「民族主義是健全的反帝國主義」的基本原則。據他說來，日本對於中國「在中國未統一時……則往往採取緩進政策，絕不施行軍事的侵略或進攻」，（注：葉青，絕不啊！好良心的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走上統一之路時，它就不能坐視了。它必然要來打亂統一」，「不利於統一的日本，到這時，祇有重新採取直接的軍事進攻之一途」。（俱見葉青：「中國政治問題」）這樣，據葉青說來，日本帝國主義之侵略中國，並不是因為它的帝國主義要滅亡中國，把中國變為它的殖民地，而只是因為中國要「統一」，它就不能「坐視」，就「不能不」進行軍事進攻，中國不要統一，那末日本帝國主義，就「絕不施行軍事的侵略或進攻」。日本侵略中國的原因，不是在於日本之為帝國主義侵略者，而是在於中國之要「統一」。於是葉青，就把日本帝國主義的野蠻侵略的罪過，轉加到中華民族的頭上。寫到這裏，我們就不禁記起了日本軍閥的侵略的藉口，說：日本是「絕不施行軍事的侵略或進攻」的，只是因為中國要「排日」，所以日本不能坐視，不能不實行「膺懲」。所以「錯誤在於中國，而不是在於日本」。葉青把「排日」兩字改成了「統一」，於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藉口，就變成了葉青的「理論」了。好一個為日本帝國主義辯護的「理論」！（這樣的「理論」，當然就完全抹殺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妄想完全滅亡中國的根本原因，完全抹殺了中華民族抗戰是為爭取民族獨立解放的根本任務，於是就把抗戰建國的「健全的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

義，根本取消了。

第二、葉青反對民族的團結，反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反對國共合作。葉青對於這種團結與合作用了最大力量來破壞。葉青到處煽動和挑撥民族的分裂，說聯合是承認「封建割據」！說「今天國民黨外的一切黨派都沒有存在底理由」（「中國政治問題」）說他「主張取消共產黨」，說「共產黨不過一假名而已……因為它不是中國內在發展之結果，爲外力所策動所支持……」（葉青的「與社會主義者論中國革命」）這些話，不是清清楚楚的挑撥民族分裂嗎？請拿葉青的這些話和我們上面所引的孫中山先生的遺教及他所親身主持的聯共決議相比較，它們有什麼共同的地方沒有？非但一絲一毫的沒有，而且簡直是根本相反的。葉青的這種破壞民族團結，挑撥民族分裂，主張取消共產黨的謬論，其目的何在，明眼人自可以一目了然。這上面我們祇要重述蔣介石先生在上次大革命時代所說的一段話就夠了。他說：「國民黨的同志，對於共產黨的同志，尤其不可有反對。因為我們要曉得，『反共產』這句口號，是帝國主義者用來中傷我們的。如果我們也跟着唱『反共產』的口號，這不是中了帝國主義的毒計嗎？總而言之，總理決定下來的主張，我們是不能違背的。如果不然，就無論你如何信仰三民主義，也是假的了。」（在黃埔軍隊特別黨部大會上的演講）

第三、葉青反對民衆。他公開地說，中國「工人太少，質量太差。農民原不是社會革命的力量，在現階段又無獨特的革命作用」。（「中國政治問題」）「老實說，一切民衆運動者，不管他是怎樣時髦的黨人，都祇要民衆的血肉，都祇要民衆受他的指揮」，「民衆根本沒有自動參加抗戰的意識」。（「抗戰中的問題」）這不是根本反對孫中山先生關於「國民革命之運動，必恃全國農夫工人之參加然後可以決勝」，關於「喚起民衆」的遺教嗎？說，「一切民衆運動者」，「都祇要民衆的血肉」，這樣，殷殷可囑「喚起民衆」的孫中山先生，不也是「祇要民衆的血肉」嗎？這些不是對於中山先

生與一切革命先烈民族志士及廣大民衆的最無恥的污讖是什麼？老實說，葉青這種否認工人階級的革命力量，否認農民的革命作用之論調，並不是甚麼新的東西，因為早在三十幾年前，托洛斯基（對於他，葉青是很熱識的吧！）早已說過了。現在，葉青不過舊調重彈，來進行取消三民主義的勾當而已。

第四，葉青爲一切黑暗的東西辯護，反對任何的進步。「關於貪污，乃封建社會崩潰，近代社會未建設成功，因而沒有確定的任用制度，遷陞制度和生活紀律，道德規範所致。換句話說，它是過渡時代的產物，不能由國民黨來負責任。所謂『復古』，乃是站在近代階段，內而組織民族國家，外而爭取民族獨立者所必然和應然」。〔「中國政治問題」〕這樣，在葉青心目中，貪污，復古，以及一切黑暗的東西都是必然和應然的，用不着反對的；一切黑暗，都是應當存在的；既然如此，那末，還要什麼進步，甚麼改革呢？葉青反對向前進步，歌頌黑暗倒退，好一個黑暗勢力的歌頌者啊！

第五，這樣的反對「健全的反帝國主義」，反對民族團結，主張民族分裂，反對民衆，主張壓制，反對進步，主張倒退的葉青，當然，也就根本反對孫中山先生所指出的「必先全中國出此不平等之國際地位」實行民主改革過程中所形成的真正的國家統一。葉青口上，也喊着「統一」，但他的所謂「統一」，是甚麼呢？「中國現在的統一，屬於德國、意國、日本一個類型」。〔「中國政治問題」〕葉青是日本天皇主義、德國俾斯麥主義的頌揚者。但是，我們可以清楚的告訴葉青，今天中國不是十九世紀下半年德國、日本與意大利。以專制勢力的代表來領導統一中國，是不可能的，袁世凱、吳佩孚等，所謂「統一」中國的迷夢的失敗不是最顯著的事實的證明嗎？中國的統一，祇有從民族革命民主改革中來實現，這正是孫中山先生所清楚指出的而葉青所竭力反對的真理。葉青反對健全的反帝

國主義，主張天皇主義的「統一」。實際上，葉青不是要中國統一到天皇主義下面去呢，我們想讀者看了葉青的整個謬論之後，是可以作出顯然的明確的結論來的。

這樣，我們可以清楚看到，真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的主要內容，沒有一點不是葉青所盡力反對的。葉青以上述這些謬論，來徹底取消真正的民族主義。葉青的「民族主義」，是假民族主義，是反民族主義，是民族取消主義。

二 葉青如何取消民權主義

關於民權主義，「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曾經如下的指出了：「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々爲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爲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者所得而私也。於此，有當知者：國民黨之民權主義，與所謂『天賦人權』者殊科。而惟求所以適合於現在中國革命之需要。……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凡賣國罔民以效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爲團體個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權利。」

同時，像我們在上面所已引證了的，孫中山先生在「北伐宣言」中，曾主張廣州「市長付之民選，以爲全省自治的先導」，孫中山先生更提出了工農必須組織和武裝：「列強因爲看見工人有很堅固的團體，所以不敢再壓迫，便要同工人來講和。由此可見，工人要有團體，才可以保護自己。你們各鄉農民，向來不知團體，練農團軍來自衛，所以總被人欺負；如果要以後不被人欺負，便要從今日起結成團體，推選各家壯丁，來練農團軍……你們有了槍，練成了農團軍，便是中國第一等的主人翁。」（「農民大聯合」演講）

由此可以得出真正三民主義的民權主義的主要內容是：

第一，民權主義，應為一般平民所共有，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者均得享受一切自由及權利。効忠於革命的敵人者，不得享受此等權利及自由。

第二，工人農民，應當組織起來武裝起來。

第三，官吏由人民選舉。

第四，在革命戰爭中，民權自由尤應加緊實施。

可是葉青怎麼樣呢？他根本否認民權主義的必要。怎麼否認？

第一，葉青認為現在中國已經立足於民主政治之上了。「雖然沒有憲法和國會，但是政治不是專制，又無王權；一切政府中人皆非貴族，反之，都是平民……這些事實，證明中國現在的統一，已經立足於民主政治之上了。」（「中國政治問題」）照他說來，人民沒有政治自由，沒有選舉權，國家沒有憲法，沒有國會都不管，祇要形式上沒有宣佈專制，沒有王權，政府中人不是貴族，那就是民主政治。這樣，我們中國，在黎元洪、徐世昌以至曹錕、吳佩孚、段祺瑞時代，都已經是民主政治了（而且黎、徐、曹時代還有所謂「大總統」與所謂「國會」），這是甚麼樣的一種「民主政治」呢（不要污蔑「民主政治」四個字啊！）這樣孫中山先生在那時提倡民權主義，不就是大錯特錯了嗎？這真是荒天下之大唐。我們可以告訴葉青，民主政治，是指人民有政治的公民的自由，並有人民選舉的政權機關，葉青之所謂「民主政治」，既不是近代資產階級民權制，更不是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權。他之所以認為中國「已經有了民主政治」不過是作為他取消民權主義的藉口罷了。

第二，可是在另一個地方，葉青又說：「在抗戰時期要求實行民主，是既不懂戰爭為何物，又不懂時局為何狀的」，「軍事與民主有不相容性，所以我願意為了軍事，暫時不談民主」，（「抗戰中

的問題」) 這樣說來，民主是不會實現，不過葉青「爲了軍事，暫時不談民主」。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打了自己嘴巴後，葉青就以「爲了軍事，暫時不談民主」的謬論代替「現在已經實現了民主政治」的謬論，來否認民權主義的必要。

第三，爲甚麼在抗戰時期，不能有民主呢？葉青回答道：「……軍隊是非民主並反民主的組織：戰爭是非民主並反民主的行爲……在戰爭時代……沒有自由可言。所以戰爭時代是非民主並反民主的時代。」「以上所說三點軍事與民主不相容的性質，是一般的。這就是說，軍隊不問是被壓迫民族的軍隊，或帝國主義的軍隊，戰爭不問是自衛的戰爭，或侵略的戰爭，戰爭時代不問是革命的戰爭時代，或反動的戰爭時代，並且戰爭方面不問是民族解放的戰爭方面，或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方面，無不如此。」（「中國政治問題」）「至於動員全國一切人力、物力的方法，不限於民主。俄國之參加歐戰，不是用沙皇專制的方法動員全國一切人力、物力的嗎？意國之征服阿比西尼亞，不是用法西斯獨裁的方法動員全國一切人力、物力的嗎？日本這次侵略我們，是動員了全國一切人力、物力的，然而，主張民主抗戰的人，把它詆爲法西斯軍閥獨裁，不又足見法西斯軍閥獨裁的方法亦能動員全國一切人力、物力嗎？……勝利與民主沒有必然性的關係。」「言論、出版的自由是受限制的。至於集會結社的自由，當然是一樣地受限制，沒有例外。統制政策支配了一切。」「抗戰所需要的民衆運動，倒不是開放，而是統制」（以上均見「抗戰中的問題」）這樣葉青荒唐地將被壓迫民族的軍隊與民族壓迫者的軍隊，民族自衛戰爭與帝國主義侵略戰爭，革命戰爭與反革命戰爭，混爲一談，主張用日本在侵略中國戰爭中，意大利在侵略阿比西尼亞戰爭中，沙皇專制在帝國主義戰爭中的壓制辦法，來對付我國民衆。但是，究竟甚麼人最仇恨我們的民衆運動，最主張壓制我國的民衆？不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嗎？這樣葉青的「壓制民衆論」不就是披日本帝國主義之所好嗎？而且一般的說，葉青究竟是

站在甚麼人的立場，來要求壓制我國民衆呢？在世界革命戰爭的歷史中（無論是法國大革命反對外國干涉者的戰爭，英國的獨立戰爭，或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反對外國干涉者的革命戰爭），在革命的一方面，一定需要動員廣大的民衆來參加革命戰爭，以抵抗和打擊武裝強大的反革命，而反革命的這方面，却正需要革命方面不動員廣大民衆，以便於他們鎮壓革命。全世界那一個革命戰爭的勝利，不是與民主有必然的關係？葉青要求進行民族自衛戰爭的我國，不動員民衆，壓制民衆，他所擁護的是那一方面，不是很清楚明白的嗎？

第四，可是葉青覺得上述取消民權主義的謬論，還不到徹底，於是索性提出了「民衆根本無用論」，因為民衆如果根本無用，那就永遠的根本的談不上和他們講民主了。於是他說「工人太少，質量太差」，「農民原不是社會革命的力量，在現階段又無獨特的革命作用」。說進行抗日游擊戰爭的農民，「這種農民，其沉睡在中世紀的，根本不知近代為何種世界」。（「抗戰中的問題」）說「民衆根本沒有自動參加抗戰的意識」。葉青既然以為民衆，是如此無用的東西，那他還有甚麼絲毫的必要和他們講民主，講民衆動員，講民衆的組織與武裝呢？那他乾脆地永遠地取消民權主義不就完了嗎？所以，葉青上述的自相矛盾的各種荒唐論調，不論「中國已是民主政治論」，「戰爭不談民主論」，「民族自衛戰爭與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無別論」，或「民衆根本無用論」，都是為着一個目的：徹底地一絲不留地取消民權主義。好傢伙，真乾脆！但是讀者可要問，這是為着誰的利益呢？

三 葉青如何取消民生主義

真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的主要內容是（一）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二）節制資本，限制

資本剝削，改善工人生活。「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關於改善工農民眾生活這樣的說道：「於此猶當爲農民告者：中國以農立國，而全國各階級所受痛苦以農民爲尤甚。國民黨之主張，則以爲農民之缺乏田地淪爲佃戶者，國家當給以土地，資其耕作，並爲之整頓水利，移殖荒徼，以均地方。農民之缺乏資本至於高利借貸以負債終身者，國家爲之籌設調劑機關，如農民銀行等，供其匱乏。然貧農民得享人生應有之樂。又有富爲工人告者：中國工人之生活絕無保障，國民黨之主張，則以爲工人之失業者，國家當爲之謀救濟之道，當爲之制定勞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此外如養老之制，育兒之制，周恤廢疾者之制，普及教育之制，有相輔而行之性質者，皆當努力以求其實現。」

這種解決農民土地問題（「耕者有其田」）使農民脫出封建剝削的設施以及限制資本，限制資本剝削（如勞工法等），改善工人生活的設施，當然是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的經濟內容，而不是甚麼社會主義，因爲社會主義是要推翻資本主義統治，剝奪剝削者，消滅資本家的生產手段的私有，消滅資本主義的以及一切的剝削制度，建立根據於社會公有生產手段之上的沒有剝削制度的社會主義生產；而上述的改善民生的設施，則並沒有根本消滅資產階級私有制度，而且在客觀上反是造成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的。但是，這種設施正是我國社會進一步往前發展所必須經過的步驟，正是他們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所必須實行的工作，亦正是我國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的一個重大任務。

可是葉青怎樣呢？葉青却正是要取消真正的民生主義。

首先葉青公開地認爲中國沒有土地問題，沒有甚麼封建，剝削的問題。請聽他說：「自討袁運動以後，即歐洲戰爭以後，這個階段便達於資本主義初期了。這就是說，中國不是半封建，而是初期的資本主義。」「何況土地所有權，現今大半商業化。像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以前的特權佔領，異常之少，本不成問題呢？那時不解決土地問題，亦無關係。」（「中國政治問題」）這樣，葉青認爲封建

的土地佔領，現在已是「異常之少」（「殘餘之殘餘」吧！），封建剝削因之也已是「異常之少」，於是土地問題不解決「亦無關係」，這不是再清楚沒有地，在取消我國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的民族革命任務後，又把另一個反對封建的重大任務取消了嗎？這不是真三民主義的民主主義的主要內容取消了嗎？這上面已是非常明白，想不着我們多加解釋了。

其次，葉青一般的是反對改善民生的要求。他說在抗戰中「目的是叫民眾犧牲自己底利益」。（「抗戰中的問題」）好一個目的！好一個葉青的「民主主義」。葉青的意思當然是叫「無用的」工農民眾，犧牲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叫地主、資本家去犧牲自己的利益。這樣說來，孫中山先生在北伐的革命戰爭中關於「現在一切苛捐雜稅悉數蠲除，由民選官吏，訂稅則」，關於要求改善民生的主張，不也是該罵的嗎？這樣，葉青不是清清楚楚地把孫中山先生關於改善民生的原則根本取消了嗎？

第三，葉青瘋狂地反對工農勞動民眾為着適當改善自己狀況所進行的合理的鬭爭。當處於重重剝削下的痛苦不堪的工農勞動民眾在革命運動中要求自己狀況的適當改善時，葉青就罵他們是「製造階級鬭爭，發生沒出息的騷亂。」（見「與社會主義者論中國革命」）這樣，在葉青看來，一切剝削者（當然包含我們民族當前大敵的日本帝國主義的剝削者，剝削工農勞動民眾，向他們進行階級鬭爭是應當的事，而工農勞動民眾要求適當改善自己狀況的鬭爭，則是「沒出息的騷亂」。葉青要「無用的」工農勞動民眾，忍受一切剝削與痛苦，不要有任何要求，不要有任何鬭爭，否則便是「沒出息的騷亂」，便該打該殺！這便是葉青的「民主主義」，這裏實的是甚麼藥，讀者當然是可以明白看到的。

第四，葉青又說「民主主義是國家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不止是資本主義而且是社會主義」。葉青以所謂「國營實業」為這樣的「民主主義」所首先實行的方法。（見「與社會主義者論中國

「革命」）這上面我們就來問：第一，國營是指那一國家「國營」。國家資本主義是指那一國家的「國家資本主義」，有日本帝國主義的「國營實業」與「國家資本主義」，也有剝削階級國家的「國營實業」與「國家資本主義」，更是被剝削階級勝利的革命國家的國營實業與這種國家下面某些企業租與資本家經營但受國家統制的「國家資本主義」。葉青既然根本反對有被剝削階級的革命鬭爭及他們的革命國家，那麼這種真正有利於人民的國營實業與有利於生產力發展的「國家資本主義」，當然也是他所根本反對的。至於其他兩種「國營實業」與「國家資本主義」那麼前者是壓迫民族剝削被壓迫民族的武器，後者是剝削階級剝削勞動民衆的工具。葉青既然完全取消了革命的民族主義，那末「國營實業」與「國家資本主義」，就只能侵略壓迫中國的國家的「國營實業」與「國家資本主義」（日本帝國主義不是在我們中國的被佔區有它的好些「國營實業」嗎？）就只能剝削被壓迫民族，反對被壓迫民族的民生之一種武器。第二，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那末我國現在要實行三民主義，不就是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嗎？這正是從另一方面來反對我國當前的民族革命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也就是根本反對整個三民主義的實行。（關於葉青誣毀三民主義的所謂「一次革命論」，我們以後再來批判，這裏不贅述）。

在引了葉青的許多話以後，我們禁不住要來引另外一段話：這段話說：「民主主義，必須消滅階級鬭爭……民主主義主張以和平方法改造社會經濟……今後中國人民之緊急任務，乃和平與反共，在理論上嚴格遵守民主主義，在方法上應首先實行實業計劃，不陷個人資本主義之缺陷。」讀者試把這段說與葉青關於「民主主義」的話比較一下，有什麼分別沒有？除措辭以外，實質上什麼分別也沒有。讀者試想這段話是誰講的？講的正是上海日本憲兵保護下召開偽國民黨「代表大會」的汪精衛。這上面，是葉青抄汪精衛，或是汪精衛抄葉青，還是英雄所見略同，這他們自己心裏明白，我們

可不得而知。但是，我們可以清楚地確定一點：就是汪精衛和葉青是以同樣的內容來取消真正的民主主義。這點是絲毫沒有疑義的。

四 葉青是假冒「三民主義」招牌的托洛斯基份子

由上所說，讀者可以清楚地看到，葉青是把整個的真三民主義，完全取消了。葉青之完全取消真三民主義，正是和汪精衛、周佛海等相同的。

葉青口頭上講什麼「三民主義」，實際上正是三民主義的兇惡的敵人。葉青假冒了三民主義的某些辭句，但其所敗運的，都是反對中華民族、反對全世界人民的反革命托洛斯基謬論。

帝國主義反動資產階級的偵探——托洛斯基，否認了中華民族爭取民族獨立解放的任務（以爲中國革命只是爲了「海關問題」），葉青也否認這一任務（以爲中華民族不是反抗日本的帝國主義侵略，而是爲了日本天皇主義式的「統一」）；托洛斯基否爲了中國濃厚的封建殘餘的存在，否認我國革命的反抗封建任務（中國封建勢力，已是「殘餘之殘餘」）。葉青也否認這些（「中國不是半封建，而是初期的資本主義」，封建的土地佔領，已是「異常之少」，「不成問題」）。托洛斯基否認了中國無產階級的領導革命的能力，葉青也否認這點（「中國工人太少，貧賤太差」。中國「整個的無產階級，不過一個自在的階級而已，並非自覺的階級」）。托洛斯基否認了農民的革命作用，葉青也同樣地否認這點（「農民原不是社會革命的力量，在現階級，又無獨特的革命作用」）。；托洛斯基反對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國共合作，葉青也同樣反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國共合作；托洛斯基反對資本主義國家內的人民陣線，葉青也反對這些國家內的人民陣線；托洛斯基血口噴人地譏諷共產國

際是「右傾機會主義」，葉青也同樣地譏諷共產國際說「它沒有獨特的路線，它跟第二國際走，變成第二國際支部去了」，（見「世界革命的領導問題」）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所以葉青不管放了什麼煙幕彈，他實質上正是托洛斯基危害胡說的複述者。而托洛斯基對於中國抗戰是指使其門徒「不要阻礙日本佔領中國」的。

同時，葉青是公開揚托洛茨基，並盡力爲之辯護的。「對於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第四國際及托派，如其中的托洛斯基，則頗能應用和發揮，第三國際底斯大林遠不及他」；「對於第四國際，即所說托派者，共產黨雖罵之爲匪徒、間諜、賣國賊，說托洛斯基是法西斯蒂的工具，然而世人（什麼人？）皆知其非；除開少數共產黨員，全體人（？）都承認托派或第四國際是無產階級政黨」（呵，不要污辱了「無產階級」與「政黨」的字呵！）；「假使第四國際有力量……，葉青是如何以「第四國際」沒有力量爲憾呵！

葉青之擁護托洛斯基，由此還不明顯嗎？

可是這樣的托洛斯基份子的葉青，却居然被用來作爲「三民主義」的「理論」「健將」。他的「文章」在許多刊物上被登載着，他的什麼「書」，一本本地被出版着，而且還被用了各種方法強迫推銷着（另一方面，許多抗戰的及真正社會科學理論的書籍，却大批地被禁止與沒收）。他在許多學校裏，作了「演講」。他得到了廣大的可能，來到處傳染他的毒素。爲什麼他能够這樣呢？原因是在於某些人利用他來進行「反共」「防共」的工作。

爲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而堅決徹底奮鬥的共產黨人，不能不以最真摯誠懇的態度，正告這些人：不要把敵人當作朋友，不要把三民主義的取消者，當作三民主義的信徒，不要把托洛斯基的謬論，當作孫中山先生的主張，不要把危害國民黨的份子當作國民黨的「幹部」。事實上，葉青的假

三民主義，正是取消三民主義，葉青的言行，正是反對整個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正由於如此，所以他加緊反對盡忠中華民族中國人民的中國共產黨），反對一切努力抗戰建國的將士，反對一切抗日黨派，反對一切真正三民主義者，反對國民黨，反對孫中山先生。縱容葉青來肆行挑撥破壞，這對於我們民族，我們人民，以至對於國民黨自己，都是貽害無窮。我們誠懇的希望友黨同志，千萬不要拿葉青的謬論來「飲鴆止渴」以至「後悔無及」，「忠言逆耳利於行」，我們的這種誠懇的勸告，正是由於我們盡忠於我們民族與人民的解放事業，也正是由於我們真誠的擁護與實行三民主義，並且愛護我們的友黨。

清楚的認識敵與友，堅決的清除隱藏的如葉青之類的民族敵人，這樣才能使我們的民族更能堅持抗戰、團結與進步，以實現抗戰建國事業的偉大勝利。

論共產主義者對三民主義關係的幾個問題

陳伯達

一 關於目前思想上的危機

由第一次國共合作，經過一九二七年後革命陣線的分裂，到抗日民族統一陣線的建立，這是歷史上的一種大變化。一九二七年革命統一戰線分裂之後，辛亥前革命同盟會和國民黨第一、二次代表大

會的革命精神以及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革命精華，經過了一個闐然無光的時候。中山先生三民主義革命精華，曾被某些自命爲中山信徒的人所棄置不道，同時，國人因這些自命爲中山先生信徒的人不能言行一致，不能在實踐上實現其革命時候對人民的諾言，也從而影響了對於三民主義的觀感。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中國共產黨人主張以三民主義爲這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和政治基礎，在這初期，一些革命者（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在內）爲使國人明瞭這個意義，會不能不努力去恢復中山先生關於三民主義思想之革命的精華，保護這精華並發揚這精華。自然，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不能因此而混亂了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分別，不能因此而混亂了孫中山學說與馬克思學說的分別。但是，在政治發展的變化曲折中間，往往有些人未能明智地立即把握這種變化，更往往有些人被這種變化而弄昏了自己的頭腦，所以極端的傾向之存在和發展，也往往是不可免的。事情的發展，我們看到了國內思想界的危機。在抗戰陣線中，一方面，某些上層資產階級的代表努力想在思想意識上瓦解無產階級的政黨，故意製造思想界混亂的局勢，以進行其投降、分裂、退步的陰謀；另一方面，一些庸俗的小資產份子，則想在這時候，做些思想上的貿易，調弄些空洞的辭句，附會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想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備俗化。抗戰的敵人——日寇和漢奸，爲着瓦解抗戰的陣線，並企圖在思想上瓦解抗戰最堅決的力量——中國共產黨，則乘機在背後，經過各種方面，各種方法，各種線索，以搗亂中國思想界，利用中國大資產階級份子的弱點，指使自己的代理人（如掩藏的汪派和托派），在言論界上獲得公開的地盤，去操縱思想界的混亂局勢，盡力散播反共的謬論，進行誘降的活動。

大體上可以看出：自從抗戰以來，上層資產階級的代表們對於中山先生那些革命民主主義核心的闡發，特別是關於中山先生晚年革命政策精華的闡發，真是太如鳳毛麟角了。由於他們階級的動搖性和妥協性，他們努力去強調中山先生學說中的消極方面，怕提到中山先生革命民主主義的核心，修正

三民主義爲一民主義，半民主義，並在實際上拒絕實現三民主義，在結果上是要使孫中山先生及三民主義在人民面前失去其革命的尊敬。同時，在這些份子所主持的刊物中，反共的文字幾乎時常佔了很大的篇幅；我讀過那裏登載過的許多關於三民主義的文字，幾乎時常有的是千篇一律的反共論調。更可怪的，是幾個共產主義叛徒，如葉青之流，現在居然被看成奇貨可居，被看成爲三民主義的官式「理論家」，而那些「理論」的來歷，却和汪精衛、周佛海的反共「理論」一般無二，這些下賤貨物在出版界的得勢，正是反映出今日抗戰中思想危機的存在，而這種危機，恰是和投降的政治危機相聯結着的。上層資產階級的代表們在思想界上所採取的這種態度（即對於三民主義的修正，對於實行三民主義的怯懦，對於反共論調的放縱），這就是在思想界上給日寇和漢奸們以活動的空隙；日寇和漢奸們經過這些空隙，就便於把自己的「思想」活動和投降派的「思想」活動聯結起來。

目前的時局及思想上的危機，給我們在思想上急須要做同樣的工作：一方面，是保衛革命的三民主義，反對一切把三民主義變成反共旗幟的企圖；另一方面是保衛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的傾向。就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看來，保衛馬克思列寧主義，防禦外來的各種襲擊，清除各種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的企圖，這在今天對於中國無產階級政黨的鞏固，將有第一等重要意義，同時這也正是抵抗一切企圖把三民主義變成反共旗幟的必要工作。中國無產階級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起人，是民族抗戰團結和進步之堅強的堡壘，是實行革命三民主義的堅決擁護者，這個政黨鞏固起來，這不是對於一黨有利的事情，而且是全民族有利的事情，是對民族抗戰、團結和進步有利的事情，也因此，破壞這個政黨的鞏固，這正是日寇所望的，是漢奸所望的，是分裂派、投降派所望的。

在我這篇東西裡面，我想說明一下在一些刊物上所見到的各種形色的反共「理論家」所挑戰的

若干問題。第一個問題，反共「理論家」說：共產黨已宣佈承認了「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之必需」，所以共產主義就不必要了。第二個問題，反共「理論家」說：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不過方法不同，中國只能適用民生主義，所以要反對共產主義。第三個問題，反共「理論家」說：共產黨把三民主義曲解爲共產主義，這是共產黨的陰謀。第四個問題，反共「理論家」說：共產黨主張實行三民主義，只是故意借用三民主義的旗幟，是表面的「策略」，是陰謀，是要無形中消滅三民主義。這些問題，我要在下面用幾個題目寫了出來。

我們和一切武斷主義者不同。我們保衛馬克思主義，但我們並不拒絕討論。這有如列寧在「馬克思主義的學說」一文中所說的：「保衛這樣的一個學說，你的知識所認爲正確的學說，抗禦一切無根據的攻擊與損害的企圖，這並不是反對一切批判。我們並不把馬克思當做是不能改動的不可侵犯的東西；恰相反，我們確信它只奠下了科學的基石，社會主義者如果不願落在生命的進展之後，就必須在一切方面來發展這個科學。」我想，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這種態度，應當爲一切探求真理者所應有的態度，也只有這樣，中國各方面的思想學術才能光輝地發展起來。

二 爲民族民主革命的綱領而奮鬥，這是從來馬克思主義者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主張

認爲中國共產黨主張「三民主義爲今日之必需」就不必要共產主義，這是沒有根據的說法。一九三五年四月毛澤東同志在其發表的「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目前階段的任務」文章關於這問題已經

這樣明確地說出：「共產黨決不拋棄其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理想，他們將經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達到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階段。共產黨有自己的黨綱與政綱，其黨綱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這是與三民主義有區別的，其民主革命政綱亦比國內任何黨派為徹底，但與國民黨第一次及第二次代表大會所宣佈三民主義綱領，則是基本上不衝突的。」事實上，中國共產黨主張「三民主義為今日之必需」，不是放棄共產主義，而正是根據自己共產主義的立場，在我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上的某一定主張。三民主義——這是孫中山先生在中國民族民主革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提出來的三個原則（按照孫中山先生英文上所寫的，是「Three Principles」，這英文的正確翻譯，就是三原則）。中國共產黨的產生，是當中國民族民主革命任何務都未完成的時候，這樣，它對於這個革命不能不擔任起自己應擔的責任，它需要為民族獨立，民主革命的原則貫徹實現而奮鬥，並需要在一定階段和一定的革命條件下，與參加革命的資產階級合作。為甚麼要這樣做呢？因為中國歷史指出了：中國無產階級要實現自己的解放事業，需要經過這樣的歷史必經階段。事實上，在一定的國度中，在一定歷史階段上，共產黨人需要為資產階級性的民族民主任務而奮鬥，這在馬克思主義第一天出現在歷史舞台上的時候，就已堅決有過並實行過的主張。為大家所熟知的科學共產主義最早的經典——「共產黨宣言」，在那宣言裏的第四部份，馬克思、恩格斯就是根據當時各國具體的情況，處理了這種具體的問題；並這樣寫過：「……共產黨人到處能在努力於一切國家民主政黨的聯合與團結。」同時，也是極明明白白的，也沒有人這樣說過，馬克思、恩格斯處理了這種具體的問題，就是取消了共產主義。在「共產黨宣言」發表後，在歐洲一八四八年的革命烽火中，馬克思、恩格斯都親自參加了德國資產階級革命的鬥爭，並參加過萊茵省資產階級的民主同盟會，但並不因此就取消了共產主義，馬克思、恩格斯贊助了愛爾蘭及其他的民族解放運動，贊助了俄國的農奴解放運動，民主革命運動，贊助

了林肯解放黑奴的民主戰爭，熱烈地同情了當時中國人民反抗侵略的鬪爭，但並不因此就取消了共產主義。相反，這一切行動卻正是根據共產主義的堅決立場，正因為共產主義者的最後目標，是要建立沒有任何人對人剝削壓迫的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所以共產主義者也就最堅決地最徹底地反對民族壓迫與封建壓迫，擁護各種具有進步意義的歷史運動，時常站在運動的前頭。近百年來，各國馬克思主義者因為參加民族民主革命運動而犧牲自己生命的，不知凡幾。然而可怪得很，在中國，中國共產黨為民族民主革命事業而奮鬥，而與別的黨派合作，宣佈三民主義應為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却有人就因此要求中國共產黨必當放棄共產主義，甚至或明或暗地在人民中顛倒黑白，說是中國共產黨已放棄了共產主義。

孫中山先生在中國民族民主革命中首先提出來了三大原則，這自然是中山先生的偉大地方。然而我們應當說出這樣的歷史事實：遠當孫中山先生誕生以前，馬克思主義者在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中，就已反對民族壓迫，主張民族獨立；反將專制制度，主權民權自由，反對封建的剝削，主張耕者有其田和土地國有，這散見在馬克思主義的文獻中，而且是大家在事實上所共知的。在中國，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以前，當中山先生三民主義還被人漠視之時，中國共產黨在第二次代表大會所規定的民族民主革命政綱，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就對於上述三大問題，做了大致明確的革命規定。假如在中國民族民主革命中，沒有孫中山先生首先提出來三大原則（當孫中山先生以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家出現在政治舞台的時候，那時中國無產階級在政治上還沒有形成為自為的階級），中國無產階級政黨根據馬克思主義，當然也仍是提出了關於上述三大問題的政綱。中國無產階級政黨保護和發揚中山先生的革命民主主義的核心，繼承中山先生民主主義的革命傳統；雖則如此，但就我看來，中國無產階級政黨關於中國民族民主革命三大問題所提出的政綱，並不能當成是依傍於孫中山

先生而提出的。

大家知道：幫助中山先生提出關於三民主義所應包括的各項綱領（如民族主義之反帝國主義，如民權主義之喚起民衆，如民生主義之耕者有其田，這些是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中才被提出或規定），而因此使三民主義提高自己在人民中的信譽的，不是別人，正是中國共產黨人，正是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我們馬克思主義者關於幫助別人的事業，從來不喜矜誇，中國共產黨人從來不是這樣小氣的人。今天指出這些歷史事實，也實是不得已的，因為有些人所高興的，是「以怨報德」，因為有些人所做過的，並且在想做的，是「過橋抽板」，以陷害幫助過自己的朋友；這樣，不管我們如何「爲國以禮」，我們對於一些歷史事實，恰是不能完全安於緘默的。

應該指出的：關於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綱領，雖則中國馬克思主義者與孫中山先生是有其大體上的相同，然而這並不是說，在許多具體的原則之間，在實現這綱領的具體革命方法和道路的問題上，就沒有區別。這種區別是有的。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過的，中國無產階級在這些政綱和原則上，是比任何其他黨派要徹底而堅決，要更完全而具體。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並不掩蓋自己關於這種區別的立場，而且，從來中國革命歷史上的勝利或失敗，今日抗日戰爭各種具體的勝利道路，正證明了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一切立場的正確。

應該指出的：關於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綱領，雖則中國馬克思主義者與孫中山先生是有其大體上相同，然而馬克思主義者關於這些綱領的了解，所根據的理論，不是別的，乃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學說，乃是自己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乃是科學共產主義的理論，這種理論是唯一能最正確把握歷史的核心，能最明確，具體和徹底解決民族民主革命的一切具體問題，了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歷史的過去現在和將來。離開了這種理論，只能把歷史的真相模糊起來，而有些人

現在正是努力故意在模糊這種歷史的真相。

這樣，我們在這裏可以得出以下的結論：爲民族解放和民主主義的原則而奮鬥，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爲共產主義而奮鬥在一定階段上所必經的過程。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中，根據每個具體的國度的情況，馬克思主義者早已不斷地爲民族解放，爲民主自由，爲農民解放和改善工人生活這些原則而奮鬥。中國共產黨人宣佈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所必需，並願爲之貫徹實現而奮鬥，所根據的是共產主義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歷史階段上的態度；有人說，因此中國共產黨必須取消共產主義或已取消共產主義，這是無稽之談，這是無的放矢。反之，中國共產黨人在這民族民主革命中，處處都應堅持自己中國無產階級先鋒隊的立場，處處都應堅持自己共產主義的立場，以便負起自己在這種革命中之應負的政治重大責任，並以曾經過這革命，聯合起廣大的勞苦人民，向着自己最後勝利的目標前進。對於中國無產階級政黨，這是「海枯石爛，此志不移」，而無論任何人都不能干涉中國共產黨的立場。一切干涉和摧殘的企圖和活動，不能消滅中國共產黨這種立場（這已有歷史爲證），就如不能消滅中國工人階級的存在，不能消滅中國歷史的前進一樣。

三 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是代表兩種不同的社會範疇

所謂「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不過方法不同」的理論，這是曲解三民主義，而且也完全不知道共產主義爲何物。三民主義——這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定範疇。實現三民主義，客觀上是造成有利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而並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共產主義。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

的眞正革命作用，恰恰在其宏觀上要求資本主義的廣大發展。對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狀態，要求造成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這恰是有其一定歷史的革命作用。民國今日的問題是實現三民主義（三個原則）的問題，是貫徹抗戰的問題。把三民主義的實現束之高閣，並駭怕與阻止動員人民起來實行三民主義，而却魚目混珠，說三民主義就是共產主義，這是對三民主義的不忠實，同時，反共的「理論家」，却正是一箭雙鵰：一方面是取消三民主義的實行；另一方面是進行反對共產主義。如何是取消三民主義的實行呢？就是，他們如此藉口：現在還不能實行三民主義，因為現在還不能實行共產主義。如何是進行反對共產主義呢？就是，他們如此藉口：三民主義既然是共產主義了，就不必還有共產主義。

是否民主主義就是共產主義，而只在方法上與共產主義不同呢？事情不是如此。孫中山先生會有關於社會主義的憧憬；然而歷史上有過不少的關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夢想，却不會在現實上實現了眞正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共產主義的能成爲現實，必定是要和無產階級及其實際行動相結合。馬克思首先把共產主義的思想和無產階級運動結合起來，指出了剝削制度和反剝削制度的鬥爭之規律的發展，指出了共產主義實現歷史之必然的規律，指出了「無產者的作用、任務、使命，是要最先起來對資本作革命鬥爭，並把一切勞苦羣衆和被剝削羣衆團結在他們之周圍來對資本作鬥爭。」（列寧）指出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實現，除了依靠於那和大生產相聯繫的無產階級基礎之外，除了無產階級聯合一定的革命同盟軍，經過政治鬥爭而獲得成爲社會的主人之外，是決不可能的。這樣，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把空想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變成科學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否依靠地主階級能實現共產主義呢？中國地主階級已存在了幾千年了，它依靠剝削農民地租過活，它在一定條件下甚至還是資本主義的反對者，它不能實現什麼共產主義。是否依靠資產階級能實現共產主義呢？資產

階級不能廢除自己的私有財產制度（正如帝國主義者和封建勢力不會解除自己的制度），而且，中國資產階級中一部份人們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甚至對於部份的事業（如抗日的事業），都還不能勇敢幹到底。中國資產階級在民族民主革命中，不願意給人民以民主自由，不願意給農民以田地；又如何能夢想他們來實現共產主義呢？然而，是否由農民做主而能實現共產主義呢？農民是勞動的群眾，這階級雖則人數眾多，但是這階級因為和落後的經濟形式（小生產）相聯繫，它本身是散漫的，而且是逐年分化為富人和貧民（無產者與半無產者），所以，也不能依靠這個階級去實現共產主義；相反，這個階級祇有依靠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聯盟，才可能走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道路。歷史指明了，祇有無產階級能成為真正組織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真正領導者（如在蘇聯）。這個階級是人類最後的階級，也是最革命的階級，離開了這階級及其政治鬥爭，就不能有現實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中山先生民生主義沒有和中國無產階級及其運動結合起來，沒有主張依靠這個階級變生產工具私有為公有，沒有主張無產階級應當成為人民的領袖，經過革命鬥爭而成為社會的主人——社會的支配者，因此，按照其道路，不能獲得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根據其民生主義的原則，或是平均地權，或是耕者有其田，或是實業計劃，如得實現，都沒有越過資本主義的範疇，都是民主主義的經濟改革。在這裏，我們並不是因此而降低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價值，反之，真正是我們尊重中山先生革命民主主義的地方；如這種民主主義在實際上越貫徹，如不是在原則上說，而是在實際上把它實現起來，則中山先生在革命史上的垂念就越不朽，而這些正是孫中山先生的信徒所應在實際上繼承其未竟事業的，真正的中山先生信徒，不是在口頭上擾攘甚麼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並藉口以反對共產主義，而是要在實際上喚起民眾，把中山先生民生主義的原則轉化為實際，這樣，他們將與中山先生在革命史上共其光榮。

有人說中國並沒有甚麼階級，而反共的「理論家」們更在這點上盡是叫囂，而其結論就是要說中國並沒有無產階級，所以不要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這是完全離開現實的說法。中國沒有那靠向農民收地租過活的地主？有沒有那每年被地主剝奪地租達到自己收成百分之五十、六十或七十的農民？能把這些都不叫做階級嗎？中國有沒有靠向工人剝奪剩餘勞動而獲得利潤的資產者？有沒有那除了出賣勞動力而一無所有的無產者？能把這些都不叫做階級嗎？……能說這些階級的存在及它們在歷史上一切交錯的鬭爭，乃是中國共產黨製造出來的嗎？既然中國有無產階級的出現，就當然會有自己的共產主義，就當然會有爲自己解放及民族人民解放而奮鬥的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的存

在，就正是中國歷史必然的規律；而中國從來一切活的歷史和現實，世界人類從來一切活的歷史和現實，正是證明了：祇有依靠這個階級的政黨及其崇奉的科學（共產黨及科學共產主義），才能把人民引進到共產主義的真正幸福大道，才能把人民從一切剝削和飢餓的苦海，擺脫出來。

誠然，中山先生有關於「限制資本主義發展」的思想。然而，問題不是在於限制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是，事實上中國已有資本主義的存在和某程度的發展，祇有依靠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和帝國主義在華工業所產生和培植出來的工人階級，經過他們的覺悟，經過他們的組織和奮鬥，經過他們在鬥爭中和廣大人民，特別是農民大眾的聯合，經過他們聯合中國人民，進行一切必經的鬭爭的歷史階段（如民族民主革命）而轉到自己解放的勝利，才能在中國建立起共產主義的事業來。

有些反共的「理論家」假惺惺地說：他們也「贊成」共產主義，不過方法是「和平轉變」。這是說得到何等心地慈善呀！但是，從那裏「轉變」？經過甚麼人「轉變」？「轉變」交給甚麼人？這些對於「反共」理論家看來，都祇有天知道，橫豎只有「和平轉變」就是了。然而，這只是反共「理論家」的玩弄，同時，中國無產階級及其他勞苦群眾，已不是那麼容易可玩弄的。實際的問題，不在乎

反共「理論家」擾攘甚麼「和平轉變」和「不」和平轉變」。實際的問題是在乎誰是社會的主人。我們已知道，任何剝削階級都不會自動地放棄自己的剝削權財產權。達到共產主義，這不是寄託於空洞的企望，而是要經過無產階級聯合一切勞苦人民進行百折不撓的鬭爭，經過無產階級一切痛苦的奮鬥，在這鬭爭過程中，假如有和平轉變的道路，無產階級並不放棄這個道路，而這種道路的是否可能，必要根據具體的時機和特定的歷史條件而定，根據於具體的階級力量之關係而定。馬克思對於七十年代的英國，根據當時英國的條件，會說或許有這可能（拙作「關於馬克思學說的若干辯正」曾提過這點）。又如：列寧在俄國二月革命後，十月革命前，在一個很短時期，曾提到過革命之和平發展的某種可能。然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決不幻想，決不能受騙而敗壞無產階級解放的事業——共產主義的事業。

這樣，我們在這裏可以得出以下的結論：共產主義的思想是祇有和無產階級及其運動結合起來，才不是空想。孫中山先生民生主義的原則在基本上是要求資本主義的廣大發展，這種原則對於半殖民地和平封建的舊經濟制度是進步的，革命的，是目前所需要實現的，而中山先生關於社會制度的革命精神，也就在這裏。把中山先生民生主義曲解為共產主義，而藉此把民生主義束之高閣，這正是「反共」的人們故意掩蓋中山先生現實的革命精神，貶低中山主義的歷史價值，而其最惡毒的陰謀，是在謀民生主義作為反共的旗幟。如上所述的，中國共產黨人不僅有自己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最高綱領，而且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也有比較國內任何黨派為貫徹的民生改善的綱領；正因為如此，所以中國共產黨人最能發揮中山先生民生主義的革命真義，為其實現而奮鬥。至於將來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總結時如何進一步去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那末共產黨人認為這主要的不是「和平轉變」不「和平轉變」的問題（假如有和平轉變的可能，共產黨人並不反對），而是無產階級及一切被剝削者的

鬭爭的問題，無產階級成爲社會主人的問題。除了勞動者解放、無產階級成爲社會的主人，是沒有別的道路可以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在這裏，我們重新回憶到列寧在一九一三年的一段話：「在歐洲和亞洲的經驗之後，誰要還說非階級的政治和非階級的社會主義，那末，就應該被放在籠子裏，拿去與澳洲的袋鼠一塊兒陳列起來。」（「馬克思學說的命運」）

四 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完整的不可混淆的學說。 馬克思主義者宇宙觀與孫中山先生宇宙觀之比較

認爲中國共產黨人「把三民主義解釋爲共產主義，這是共產黨的陰謀」，這說法是很可笑的。我們上面說到的問題，已說明了這點：製造這個陰謀的，恰不是共產黨，而是反共的「陰謀家」。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不願意曲解任何歷史的東西，不願意遮掩自己的真面目，不願意做各種的附會。我們的共產主義是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科學共產主義，而不是別的。共產主義在各國的實行，要估計到各民族的特點，要估計到各國之具體的歷史條件。列寧說得好：「我們認爲馬克思學說的獨立的補充，對於俄國社會主義者是特別必要的，因爲這個學說只供給我們一般的指導原則，而在細目上，應用於英國的與應用於法國的不同，應用於法國的與應用於德國的不同；應用於德國的又與應用於俄國的不同。」（「馬克思主義的學說」）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各民族中會有自己的特點，會有自己特點的發展；這也有如毛澤東同志所說過的：「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具體的馬克思

主義。……」但是，我們必要了解：馬克思列寧主義是「集人類思想之大成」（如中山先生所說）的完整的科學，它具有完整的宇宙觀，這完整的宇宙觀，如一條細絲，貫串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各方面問題上的學說。這科學反映着人類歷史和自然歷史的具體發展，這科學是不可割裂的。列寧在「國際自由主義如何評價馬克思」一文中引過自由派以下的幾句話：「馬克思的學說，非全部加以接受，就要完全拒絕，沒有什麼折衷的道路。」列寧接着說：「自由派的先生們：的確是如此呀！你們有時在無意之中說出了真理。你們懂得馬克思主義是不能分割的，不能只信其一部份而排棄其他的部份。」很對，馬克思主義是整個的。這最完整的、具有萬能的科學學說，是批判地攝取人類有史以來一切思想學說之優秀的東西，但這科學學說却又和任何學說都不可混淆。

在我們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是：中國工人階級與中國人民從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剝削解放出來，並進而擺脫資本奴役、建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的科學。我們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在今日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這不是以孫中山主義代替馬克思主義，也不是說中山學說與馬克思學說是一樣的東西。孫中山先生是偉大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家，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則是偉大的無產階級的革命家；孫中山主義及其學說是進步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而馬克思列寧主義則是無產階級的科學共產主義。所以，孫中山先生與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宇宙觀不是一樣的東西。然而，在一定條件下，這種立場和宇宙觀之階級性的不同，却無礙於彼此必要和可能親密的合作。

不能把孫中山宇宙觀和馬克思主義者宇宙觀含糊起來，這點是馬克思主義者所主張的。這種含糊，確實對於中山主義無益，對於馬克思主義，自然也是無益的。一切都應歸於歷史的眞處。這樣，歷史的來去才能分明，而合作的關係也就更能光明而正大。

大家知道：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無產階級政黨的宇宙觀乃是辯證唯物論。列寧說過：「馬克

思和恩格斯所最注意的，他的對其有最重要的和最新的貢獻的，而且成爲他們在革命思想史中所造的重要的進步的，就是：應用唯物辯證法來研究一切政治經濟學，去創造政治經濟學，——去研究歷史、自然科學、哲學以及工人階級底政策和策略。」（論「馬克思與恩格斯通訊集」）孫中山的宇宙觀和這種宇宙觀是不相同的，自然，他也沒有應用這樣宇宙觀去研究社會的生活。孫中山先生在思想上，有唯物論的因素，也有某些個別自發的辯證法因素，這是中山先生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光榮，然而，中山先生不是辯證唯物論者，這是不成問題的，而任何附會也都是不必的。

中山先生會說到：「中國學者亦恒言有體有用。何謂體？即物質。何謂用？即精神。」所謂物質爲體而精神爲用，這接近唯物論的見解。但是，中山先生在哲學上，一般說來，是屬於心物二元論的，（這點貫徹到中山先生在各方面的思想，是中山主義兩方面性質——革命性與保守性——的哲學基礎），中山先生並且時常傾向於唯心論的發揮，側重於唯心論，這也是事實，比如他說：「夫心也者，萬事之本源也。」這就是一種證明。中山先生強調革命的精神，這是中山先生哲學思想的強處；但是，關於革命的精神，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一種革命的精神，乃是一定的社會物質生活發展之反映，它所以能成爲旋轉乾坤的力量，一定是由於它和群衆相結合，而精神一旦把握了大衆，就成爲物質的力量。就是說，精神把握大衆，通過大衆而成爲物質的力量。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如中山先生所說的「滿清之報復者，此心成之也，民國之建設者，此心敗之也。」前者的成功正是由於得了民衆，後者的失敗正是由於失了民衆，這樣，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乃是民衆是「萬事之本源」，而這就是歷史唯物論的觀點。毫無疑義的，只有這歷史唯物論的解釋，才合乎歷史的事實和真理，而唯心論的解釋，却不能把握歷史發展的規律。

闡明勞動民衆在歷史發展中的決定力量，——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歷史唯物論思想之偉大的功勞

。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把歷史看成是勞動者的歷史，是民衆的歷史。馬克思主義者認爲：

「並不是英雄創造歷史，而是歷史創造英雄，因而也就是說，不是英雄創造人民，而是人民創造英雄並推動歷史。英雄，卓越人物，只有當他們能正確了解社會發展條件，了解應如何向好的方面改變這些條件的時候，才能夠在社會生活裏發生嚴重的作用。英雄，卓越人物，如果他們不能正確了解社會的發展條件而開始違反社會的歷史要求，却儼然以歷史的『創造者』自居，那他們就會變成可笑的和誰也不需要失敗者。」（「聯共黨史簡明教程」）

關於這種見解，馬克思主義和中山先生學說也是不同的，中山先生會把人類分別爲三種人，第一種人叫做先知先覺，第二種人叫做後知後覺，第三種人叫做不知不覺。事實上，中山先生所謂第三種人，指的乃是民衆。固然，中山先生這樣說過：「第三種人是實行家，天下的事業的進步，都是靠實行，所以世界進步的責任，都在第三種人身上。」但是，中山先生在這裏基本的思想，是把「先知先覺」看成是「世界上的創造者」，是認爲：「由於這種先知先覺的人，預先想出了許多辦法，做了許多事業，世界才有進步，人類才有文明。」這樣，是把英雄和卓越人物看成第一，而民衆是第二；是以爲英雄創造人民，而並不是人民創造英雄。同時中山先生這裏的基本思想，把民衆看成「不知不覺」，認爲先知先覺後知後覺和所謂「不知不覺」之間是存在一個大鴻溝，結果認爲民衆是屬於「阿斗」之流亞。馬克思主義者則大不相同。馬克思主義者認爲最偉大的先知先覺的人，必要是能根據人民的利益和歷史要求，而努力把那種覺悟不夠的人民提高到充分的自覺性，提高到能自覺爲歷史進步事業而奮鬥到底。馬克思主義者着重於提高民衆的覺悟，如上所述的，馬克思主義者把歷史看成是民衆的歷史。民衆乃是歷史發展真正的動力。中山先生晚年的偉大，是在於當他和共產黨合作的時候，感覺到民衆的偉大，而主張「喚起民衆」。無疑的，這正是當時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影響

的。

馬克思唯物史觀認為：「……首先是生產，其次是生產品的交換，構成一切社會制度的基礎。」祇有從這裏我們能把握到社會的經濟政治發展的規律，祇有從這裏，我們能了解歷史乃是生產民衆的歷史，是勞動者的歷史；因為沒有生產，沒有勞動，人類就無從獲取衣、食、住，人類就歸於毀滅。這點任何民族都沒有例外，有些反共「理論家」強調所謂「民生史觀」來反對馬克思主義。然而「民生史觀」却不能說明社會的經濟政治的發展規律。問題不是抽象的「民生」概念，而是人們在每個時代中之具體的如何生活。如何獲得生活？獲得如何生活？如何在不同的時代中有不同的社會生活不同的社會關係？不從物質的生產及其發展，就不能說明這些問題，也無從了解生產民衆是歷史的動力。不了解生產民衆如何和自然界奮鬥以及如何和社會舊制度奮鬥，也就不了解社會經濟政治制度和文化的歷史的發展。而這樣，也就無從了解社會發展之現在的內容和將來的方向，無從了解人類（各民族的、無例外的）走向共產主義之必然的規律及其具體的道路。「民生史觀」沒有說明這些問題。說明這些問題的，是唯物史觀，而且僅僅是唯物史觀。

根據上面所說的若干基本點，馬克思主義是有自己完整的、不可割裂的、而且是真正顛撲不破的、沒有任何學說可以代替的科學共產主義之學說。如果有人把三民主義當成共產主義，那當然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意見。如果有人把孫中山先生學說當成馬克思學說，那當然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意見。這樣，可知共產黨人並不會把三民主義解釋為共產主義，又那裏來得什麼陰謀呢？

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保護和發展中山先生革命民主主義的核心。然而，關於這種保護和發展，是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範圍內，而不是在這範圍外。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真正能科學地了解三民主義之恰當的歷史的位置，而這些恰是根據唯物史觀，從中國社會經濟政治的歷史規律之分析得出來的應

有的結論。馬克思主義者沒有說，要把三民主義改成共產主義，因為像上面所說的，這二者是兩個不同社會內容的歷史範疇，是無從混亂的兩個歷史範疇。

從科學上說來，「民生主義」的「民生」二字是比較抽象的概念，容易被人模糊其歷史的基本性質，容易被人作非科學的非歷史主義的解說，所以，或許有一種好心善意的人（和反共的理論家有別）也把民生主義當作共產主義。然而，這是和馬克思主義無關，這是和科學無關，更無從說是共產黨的陰謀。中山先生有關於社會主義之主觀的憧憬，或許更增加那些好心善意的人之誤解；然而我們知道，關於社會主義之主觀的夢想在客觀上是一回事，從中國社會經濟政治發展規律的分析，得出共產主義的結論又是一回事。把共產主義放在字面上去了解是一回事，把共產主義放在歷史運動的物質基礎上去了解又是一回事。共產黨是很了解這兩回事的，又如何能把好心善意的人的誤解當成是共產黨的陰謀呢？

這樣，我們在這裏可以得出以下的結論：科學共產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乃是完整的，不可分割的學說，它的宇宙觀是辯證唯物論，它對社會歷史的了解是唯物史觀，它不是任何別的學說可以代替的，更不是任何資產階級民主改革的原則所可以代替的。固然歷史上從來有些人「用種種似乎社會主義的關於『人民』、『公道』、『正義』等等的詞句來掩飾民主改革之資產階級的實質。」（列寧：「馬克思學說的歷史命運」）中山先生學說的宇宙觀是心物二元論，而「民生史觀」則限於抽象的概念，不能說明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規律。中山先生沒有從歷史運動的物質基礎去解釋問題，也沒有從歷史運動的物質基礎去得出關於共產主義的結論。中山先生的學說顯然和馬克思學說不同。中國共產黨人不能把三民主義曲解為共產主義，同時，如把三民主義解釋為共產主義，也完全為明顯的歷史事實所不許。這樣，有人所謂：「有些人說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是一樣的東西……我們不能不認為

「可惡，其心堪誅。」這裏所可惡可誅的，恰絕不是共產主義者——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而恰是顛倒黑白的反共「理論家」。這道理是很明白的。

五 對於三民主義是否陽奉陰違，以實際爲試金石

認爲共產黨主張實行三民主義，只是故意借用三民主義的旗幟，是表面的策略，是陰謀，是要無形中消滅三民主義，這完全是無意識的。事實上，借用三民主義的旗幟，而要在無形中消滅三民主義，正是那些不願意實行三民主義的人，正是那些企圖把三民主義放進博物館去的人，正是那些把三民主義和民衆隔絕的人，正是那些反對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人，正是那些把三民主義當作一民主義，而且是對於一民主義也要半途而廢的人，正是那些企圖把三民主義當作反共旗幟，從而分裂民族和投降日寇的人。這種人借用三民主義的旗幟，同時還自稱是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然而他們說的是一回事，做的又是另一回事。擁護三民主義——這是他們表面的策略。取消三民主義——這是他們實際的陰謀。

說到中國共產黨，我們不厭再三地說，他們向來在政治上光明磊落，向來鄙薄政治的陰謀；因爲他們一切都是無產階級的，爲人民的，他們的事業都是依靠民衆的，和民衆在一起的，他們沒有任何自私自利，他們在政治上沒有不可向人民公開的。他們和其他黨派不同。在世界上，任何國家的地主，資產階級黨派都有政治陰謀的勾當，因爲他們不是沒有自私自利的無產階級的政黨。

共產黨人承認三民主義是今日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是根據一定的歷史需要，這裏只有坦白而真摯。共產黨人願意與一切孫中山先生的真正革命信徒聯合在一起，把這三大原則變成實際，這不是甚

麼故意借用三民主義的旗幟。中國共產黨有光明正大的科舉共產主義，有顛覆不破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說，有共和無產階級及廣大人民深相結合的一貫政治的主張，一切什麼「假借」的把戲對於他們是不需要的，也不會有的。中國資產階級政治家，對於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民族民主革命），害怕貫徹到底，企圖半途而廢，因此，中國無產階級對於這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乃是貫徹的負擔人，而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對於這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也自有最貫徹的革命理論，以求把這革命推行到底。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關於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諸原則的見解主張，只對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之進一步的批判的發展，如上所述的，當中山先生在世的時候，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曾幫助中山先生這樣發展過，雖則還不完全。對於這種發展，自然是什麼陰謀也沒有。有的，只是希望增加三民主義一定的革命價值，而且真誠願意幫助一切真正中山先生信徒，並與之共同合作，以發展和增加這種三民主義的革命價值。但是，如果有些中山先生的信徒不願意有這種發展，不願意增加這種一定的價值，那當然是有其一定歷史的態度，當然他可以不必勉強贊成這發展；然而，他却不能說是共產黨員在這問題上有甚麼陰謀，因為這些只是表現了一些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自己的見解和主張而已。

實踐是一切的標準。誰是要在無形中消滅三民主義，實際是真正的試金石。從實際上，可以證明誰對於三民主義是具有陰謀，誰對於三民主義是陽奉陰違。反共「理論家」們的詭辯，造謠……這一切伎倆是不能證明的。今日真正擁護三民主義的，是必要在民族主義的實踐上，堅持抗戰到底，反對任何方式的妥協投降；是必要在民權主義的實踐上，擁護經過民主方式實行全民總動員，擁護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陣線；是必要在民生主義的實踐上，改良人民生活，嚴禁發國難財等等。否則，不管在口頭上、對於三民主義如何花言巧語，不管在文字上如何說明自己是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不管如何說別人要消滅三民主義於無形，都不能掩蓋歷史的真相。我以為，自命為中山先生信徒的，應

該問問自己：自己在民族主義上，做了些甚麼？自己在民權主義上，做了些甚麼？自己在民生主義上，做了些甚麼？實際上的反省需要的。反共的「理論家」應該少製造些，抗戰應該更堅守些，對於國內團結的進步應該更真誠實行些，對於民族、人民的革命事業應該多做些，對於熱血的革命志士和青年，應該多愛護些，這就很好了，這就很對得起中山先生了。

這樣，我們在這裏可以得出以下的結論：故意假借三民主義的旗幟，而要在無形中消滅三民主義的，不是中國共產黨，而恰是對於三民主義採取言行不一致的人，是在實際上割裂三民主義，使三民主義離開民衆的人，是反共和投降的陰謀家。中國共產黨人有他自己萬古不磨的科學理論，有他自己堂堂正正的政治主張，絕沒有故意假借甚麼別的旗幟做幌子的必要。關於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各項原則，中國共產黨員有發揮自己各種見解和主張的權利，可以光明正大地和全國人士和中山先生信徒共同討論，共商權，這自然更沒有甚麼陰謀可說。中國共產黨和其他階級的政黨不同的一點，就是在政治上具有最高尚的人類道德——言行一致，心口如一。假如共產黨人在實際上不擁護，在口頭上也絕不擁護。祇有從實踐上，可以考驗那一種人是要消滅三民主義於無形的陰謀家。願中山先生信徒和全國人士在實踐上做實行三民主義的競賽，以證明自己，並看誰是走在最前頭！

(八月底稿)

關於三民主義的認識

艾思奇

一種時代思想，一種政治主張，決不能單單從名詞上和形式上去着眼，不能把這思想這主張裏所應用的名詞拿來望文生義，隨便解釋，而在仔細分析研究它用這名詞時所賦與的內容，也就是

要了解這主張的真正本質。不同的政治立場上的人，他們在應用名詞的時候可以在形式上完全相同，而在內容上、實質上却並不一致的。康有爲的政治主張裏有大同世界的理想，孫中山先生的理想裏也有大同世界的理想，名詞上形式上是一樣，但一研究內容，是不是能說康有爲的學說裏已經包括了孫中山先生的思想了呢？顯然是不能的。康有爲的理想並沒有脫離半封建的改良的民主主義的內容，這就是說，雖然他在大同世界的理論之下也提出了一些民主的要求，然而他是希望在與封建勢力妥協的立場上來實現的；而孫中山先生的理想却包含着革命的民主主義的因素。更遠一些說，孔子也有孔子的大同世界的理想，老子也有同樣的理想，從名詞上、形式上來說，也和孫中山先生所說的一樣，然而不是能說，孔子、老子的思想已包括了孫中山先生的思想了呢？顯然是不能的，孔子的思想不能超過封建的社會秩序的範疇，他的大同世界不過是把它理想化了；老子的理想，也只是對於原始的、自然經濟的憧憬，與包含着近代民主主義內容的孫中山先生的理想在本質上不同的。

我們說孫中山先生的思想有近代民主主義的內容，這就是說，它是中國現代社會發展的產物，它的價值就在於它反映了中國現代革命運動的要求，提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下的中國革命的基本的綱領，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在本質上也並沒有超出中國現代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範疇，它與歐美先進國家過去的資產階級革命不同的地方，只在於它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特殊地位上產生的，所以它要同時解決爭取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改善的三個任務，而不像過去的資產階級革命，主要的（也只是主要的）只在於爭取民主政治的建立。

要了解三民主義的實質，要了解三民主義的真正的革命內容，要能够把握和發揚三民主義的基本的革命精神，就必須要從這裏着眼，因爲要這樣才能够認識到三民主義在歷史上的實際的任務。如果不是這樣來了解三民主義，如果不從中國的革命的實際任務上來了解三民主義，而把它的意義空洞的

誇大，把它看做神聖不可高攀的經典，把它的思想裝點成人類社會的永久的理想，那末，在表面上雖然好像是抬高三民主義的地位，好像是無條件地絕對信仰三民主義，而實際上却是偷偷的拆去了三民主義的現實的基礎，閹割了三民主義的基本的革命精神，把三民主義改變成沒有實際作用的海市蜃樓。

但要正確了解這一點，也就不能從名詞上和形式上去着眼，而要從實質上去分析研究。例如孫中山會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從名詞上形式上來說，三民主義不但和康有為的大同思想相同，不和和孔子、老子的理想相同，而且還包括了近代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了，這就是說三民主義不是解決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實際任務的綱領，而是成了高不可攀的然而却空洞的永久的理想了。

現在的許多妥協投降的份子，在思想上就是善於知道利用三民主義的個別名詞，來企圖偽造三民主義，閹割它的革命的精神，以利於他們投降的目的地。這些投降妥協的份子，他們既知道中國抗日最堅決最有力的是中國共產黨人，既知道他們的陰謀出賣最大的障礙物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因此，他們就不但在行動上要努力在國共兩黨間裝造磨擦，破壞抗戰的團結，利用少數資產階級及上層份子的動搖情緒，利用頑固派的深刻的成見，造成種種反共，防共的事件，而且在思想上「他們也要造作種種言論，在馬克思主義與三民主義這兩個「好朋友」中間挑起不可調和的論爭，利用三民主義的個別詞句，利用他們蒙蔽現實任務的詭辯，把一切的火力都集中在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身上，他們不但在行動上乘承着日寇的意旨，妄想把國民黨從抗日的黨派改變成反共降日的黨派，而且在思想上也妄想把三民主義從革命的主義改變成投降妥協、防共、反共的工具，他們不把三民主義當做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實際綱領來討論，他們不把三民主義適用到爭取抗戰建國最後勝利的具體任務上，却

只在三民主義的名義之下陳述着一套「將來」的、高遠而空洞的理想，以反對堅決抗戰、實行着真正三民主義的現實任務的廣大人民、特別是共產黨。

這一切偽造伎倆，近來在葉青之流的狂吠中特別表現得明顯，葉青本來是一個「理論」的偽造專家，他在抗戰以前會偽造過馬克思主義，而現在却收起了已經不能再出賣騙人的馬克思主義的招牌又掛上三民主義的「羊頭」了。（不幸得很，這樣一個偽造者現在儼然就好像成了國民黨的理論家了！）葉青的偽造三民主義，首先就是抓着孫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的話，說三民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民生主義、孫中山社會主義是中國底社會主義或後進底社會主義」。因此，他就有理由來反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應用。說馬克思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說「馬克思社會主義是歐洲的或先進國的社會主義」，並反對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來堅決實行了三民主義的實際任務和發展了三民主義的革命精神的共產黨人了。

只要把孫中山先生自己對於民生主義（或他所說的社會主義）所給與的說明拿來分析，就可以知道葉青的混淆是非的偽造是多麼無恥，就可以知道，就好像從來一切內容不同的思想常常在不同的名詞之下被表現着一樣，在同一社會主義的名詞下，孫中山先生所給與的內容實質是並沒有超出資產階級三民主義的範疇之外的。馬克思主義所努力追求的社會主義或更高級的共產主義，是以廢除了私有財產制度的公有經濟為基礎的社會，這裏沒有勞動的剝削，沒有單純為市場買賣的生產，沒有生產手段如土地之類的買賣，在勞動分工上最後還要消滅精神勞動和肉體勞動的分別，然而，在孫中山先生所想像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兩者在孫中山先生是沒有分別的）的具體內容裏，這一切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特徵却仍然是保存着的。他解釋民生主義即共產主義時，這樣說：

「平均地權才是民生主義，這種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不過我們所主張的共產，是共將來

，不是共現在，這種將來的共產，是很公道的辦法，以前有了產業的人，決不致吃虧，和歐美所謂收歸國有，把人民已有的產業，都搶去政府裏頭是大不相同的。」（民生主義第二講）

這就是孫中山先生自己所規定的共產主義的內容。他所說的共產主義，其實就是平均地權，而我們知道，平均地權正是沒有超過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私有財產範疇的東西。因為這裏首先就無需乎廢除土地財產的私有，因此也沒有廢除地主依據私有權來獲取利潤的可能，它只是限制了地主對於土地的使用權，限制他們依靠土地所有權來實行壟斷魚利的企圖，凡是稍稍懂得一點社會科學常識的人，都知道限制地主在土地上的壟斷，在客觀上就是便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的。所以孫中山先生所講的共產主義，和科學的共產主義並不相同，它的內容實際上是為解決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的一種實際方法。而三民主義在本質上正是這一種革命性質的政策和綱領。

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共產主義，同時也是工人階級為解放全人類、爭取沒有剝削、沒有階級、沒有私有財產的共產社會而鬪爭的革命理論和策略。但這遠大的前途，不是立刻可以到來，不是憑空可以創造出來的。為要達到這遠大的目的馬克思主義者首先依據不同國家的不同革命階段，團結這一國家的革命的階級和人民大眾徹底努力，把這革命階段的任務，推行到底。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能够堅決擁護三民主義，徹底為它的實際任務的完成而鬪爭，而且在目前的抗戰當中，能够最堅決勇敢地為抗戰建國的最後勝利而鬪爭，也正是為着要使馬克思主義適合於中國的國情，為着要在中國達到共產主義的這偉大理想的緣故。因為這樣的緣故，所以中國的共產黨人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不妨礙他們擁護三民主義，相反地，恰恰使他們成爲三民主義的好朋友，成爲完成三民主義的革命任務的最好的戰爭隊伍。把三民主義誇大和空想化，並使這空洞的偽造的「三民主義」來和馬克思主義絕對對立起來，只不過是投降妥協的陰謀者想在實際上破壞和摧毀抗戰的最大力量所採取的一種「

理論」的護符罷了。

只有新民主主義才能救中國

——解放日報社論——

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三十二年前的辛亥革命，是舊的民主主義的革命。武昌起義，推翻了滿清的專制政府，國體改成了中華民國。政體改成了議會、內閣、大總統、三權鼎立等等歐美資本主義民主國的一套形式。說是會幾何時，大家就知道了一個事實，即辛亥革命所建立的中華民國，雖然名為民主，却並無民主，孫中山被迫退位，袁、黎、徐、段、曹、吳諸輩篡竊中央政權，地方軍閥則稱雄割據，土豪劣紳，武斷鄉曲，依然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其所以然，則是被帝國主義壟斷壓榨的中國。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在經濟上都是很弱的，不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則無獨立與民主可言，而一言推翻帝國主義，則軟弱的資產階級決不能勝任，舊民主主義在反帝革命面前，表現為軟弱無力，在反對帝國主義的爪牙封建勢力面前，亦是軟弱無力的。時代已到了帝國主義壟斷世界的時代，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已經過時，已經不適用了，這就是辛亥革命之所以流產的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兩派帝國主義國家，舉行了互相削弱的戰爭。社會主義革命乘機而起，建立了第一個無產階級與勞苦人民掌權的蘇聯，從此進入世界革命的新階段。中國則乘機發展了資本主義，爆發了偉大的五四運動，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產生了自己的先鋒隊——中國共

產黨。從此開闢了中國革命的新階段。中國資產階級在反帝反封建革命面前是軟弱無力的，只有無產階級與農民自覺地參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並在資產階級尚有革命性的時期與資產階級結成政治同盟，就成爲所向無敵的力量了。一九二四年，在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共產黨的幫助之下，孫中山先生修改了他的舊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產生了新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並完成了第一次國共合作，於是便有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革命失敗，除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的土地革命外，大部份中國，重新變爲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日本帝國主義乃得乘隙而入，抗戰軍興，國共復合，支持抗戰六年之久。然而不要民衆的片面抗戰，表現得非常軟弱無力，只有各民主的抗日根據地，壤地雖小，却因爲發動了民衆，實行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與文化政策，却表現了極大的抗日力量。

所有這些事實，難道不是鐵一般的證明了，只有新民主主義即新三民主義，才是救中國唯一的道路麼？難道不是不可動搖的說明了，只有這種新民主主義即新三民主義，才經得起歷史的考驗嗎？難道不是說明了，只有這種新民主主義即新三民主義，才能解決辛亥革命所沒有解決的任務，才是在中國這個具體環境中行之有效的，才是中國人民所極端需要的，才是真正適合於中國國情的民主主義麼？

現在我們紀念三十二屆的雙十節，要來繼續孫中山先生的辛亥志士們所未完成的事業。要來解決辛亥革命未解決的問題，要在一個日本帝國主義深入中國，中華民族危急存亡之秋，來講求救民族救人民的方針辦法，大家就要研究中國歷史，懂得三十二年來所已經證明了的真理。舊民主主義即舊三民主義不能救中國，孫中山先生已把它放棄了。只有新民主主義即新三民主義才是在中國行得通的，有效驗的，適合國情的救國主義。大家就要研究毛澤東同志的巨著「新民主主義論」，因爲這是已經

過三十二年歷史先生嚴格考驗，而爲歷史所證實了的適合國情的救國主義。

當在紀念辛亥革命三十二週年的時候，我們緬懷先烈推翻滿清專制建立中華民國的史蹟，檢討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與三十二年來中華民族優秀人物摸索救國真理的艱苦過程，不僅感慨系之而已，而且益知我們臂膀上責任之無限重大，惟有兢兢業業，夙夜匪懈，踏先烈之血跡，高舉新民主主義的旗幟而前進，才能竟先烈之遺志，使災難重重之中華民族，登諸衽席。法西斯就要坍台，而抗戰却處在嚴重關頭，世界之潮流如此，中國之前途如此，救國的道路，明明白白放在我們面前，遵循新民主主義，則中國興，反對新民主主義，即民族可能遭遇新的大災難。何去何從，當機立決，有志之士，大家奮起吧！

(紀念三十二屆雙十節)

進一步發展生產紀念七七抗戰六週年

高 崗

抗戰六週年，正值陝甘寧邊區生產運動蓬勃開展之時，六年來，邊區不僅屏障西北，支持前方，成爲堅強的抗日堡壘。而且利用後方和平環境積極建設，對於建國事業，也有了不少的貢獻。特別是今年以來，邊區二百萬軍民同心協力，致力於發展生產，向豐衣足食的目標邁進，已經獲得了顯著的成績，擴大的春耕開荒任務，勝利地完成了，在熱烈的群眾生產競賽中，湧現出大批新型的人物——吳滿有和趙占魁式的勞動英雄，婦女群眾踴躍參加生產，普遍發展婦女紡織運動，遊手好閒的二流

子亦多被改造，而捲入生產熱潮，燮工扎工等勞動互利的組織，真正具有群眾性的新型合作社的組織，和農戶計備的製訂，廣泛地推行着。克服着農村生產的散漫性和自流性，大大增進了勞動的效率 and 群眾的福利。許多改良農業的新方法被創造和實施起來了。如三邊的水漫地，鄜縣的水利，關中的塄田，警區的深耕，延川的廣建廁所，積聚肥料等等。大批的移民難民安置下了，參加生產，安居樂業。各階層人民的生活都上升了，他們不僅衣食改善，而且財富（如耕地，住所，牲口，農具等）也大增加了。由於邊區經濟的蒸蒸日上，提高了各階層人民的團結程度和抗戰情緒，增加了他們對於克服困難迎接勝利的信心和建國途徑的認識。以上這些，便是今天邊區發展生產的寶貴收穫。誰都不會否認邊區的建設條件比全國其他地區是要困難得多，邊區地廣人稀，素以貧瘠著稱，然而今天竟能豐衣足食，欣欣向榮。假若大後方其他地區，能够利用他比較優越的條件，採取我們在邊區已經施行之有效的發展生產的辦法，那末大後方目前經濟的枯竭，民生痛苦和民氣消沉的難題，當可迎刃而解。因此我們邊區發展生產的方針，的確是值得友黨人士的參考的。

邊區發展生產究竟依靠些甚麼力量呢？我們的回答很簡單，就是依靠人民的力量，而人民力量之所以能够充分發揮，就是因為邊區真正實行了民主政治。

孫中山先生說：「現在中國是定名為民國，總要以人民為主，讓人民來講話。」他又說：「中華民國者，人民之國也，全國中之百官，皆人民之公僕也。」他又說：「我們三民主義的思想，就是民有，民治，民享，……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孫中山先生這一崇高的理想，在邊區已經實現了。

往邊區已經真正實現了「以人民為主」的理想。在邊區不是一黨專政，而是各抗日階級的聯合專政，不是少數豪貴操縱政權剝奪大眾自由權利，而是在三三制的民主政權下，各界人民不僅都有機會

講話，而且都有飯吃，都有事做。正因為邊區的政權是人民自己的政權，所以它的一舉一動，能够完全符合於人民的意志，能够領導人民去完成他們所愛好的事業。也正因為如此，今天邊區發展生產的運動，就是民主政治的一種具體表現，也就是行動中的民主。

在邊區也已經做到了官吏乃「人民之公僕」的理想。邊區政府的人員不是高高站在人民上面，擅作威福，以至於貪污成風的官僚，而是從人民中間生長出來的和人民血肉相關，聲氣相通，克己奉公，為人民所愛戴的幹部。這一點，在生產運動中更加證明了！自鄉長、區長、縣長、專員，以至於邊區政府的委員，他們終日忙碌，為的是發展人民生產事業，他們深入民間幫助農民製訂農戶計劃，組織變工、扎工解決種種困難，為的是使農民收入增加，過更好的光景。不僅政府人員如此，軍隊的指戰員也是一樣的和人民打成一片，處處為人民利益着想，他們不僅自己生產，減輕人民負擔，而且幫助人民生產，軍隊擁政愛民，政府和人民擁護軍隊，在生產運動中充分表現了政府軍隊和人民融洽無間，親密團結的精神。

在邊區不僅做到了「政治是人民所共管」，而且也做到了「利益是人民所共享」。在邊區不是少數人壟斷專利，多數人負擔重重，而是按照五一施政綱領，照顧各階級利益，使生產的果實得到合理的分配。例如在土地關係上，一方面實行減租減息，另一方面又實行交租交息，使農民和地主都有吃有穿，生產情緒得以提高，正因為邊區實行了孫中山先生「平均地權」的原則，土地經過調劑，階級關係得到合理的調整，所以生產運動才能順利的開展。

發展生產以達到豐衣足食，這個運動是和民主政治分離不開的；只有發展生產，才能更有力的支持前方，使堅持抗戰和準備反攻有充分的物質基礎；只有使人民大眾豐衣足食，才能更加提高他們對於抗戰建國的熱忱和信心。使堅持抗戰和準備反攻有雄厚的群眾基礎。可是要發展生產達到豐衣足食

，又必須真心誠意實行「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政治；反之，一切違反民主，壓抑民意，傾向法西斯的措施，只會墜羣衆的熱忱，而任何艱鉅的事業，離開了人民的偉大力量，是決不會成功的。這個顛撲不破的真理，已經爲幾年來的事實所證明了。

邊區的建設成績，表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和國民政府的抗戰建國綱領只有在邊區和其他抗日根據地認真地實行了，而且實行的結果，使得像邊區這樣一個比較落後的地區，一躍而爲豐衣足食的樂土。邊區的建設成績，指出了建立三民主義共和國，使全國人民享受自由幸福的光明前途。三民主義的真正信徒和一切愛國志士，目睹邊區的經濟建設成績，一定會珍愛邊區人民艱苦締造的寶貴經驗，倍增「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信念，並努力使邊區的正確方向成爲全國的方向。可是不幸得很，一直到今天，在抗戰營壘中，竟然還有少數人仇恨邊區，敵視邊區，詆譭邊區爲「封建割據」！爲了回答這一毫無根據的謠言，我們不妨回溯一下過去的歷史。多年以前，陝北的確曾經受過帝國主義走狗封建軍閥的慘無人道的蹂躪，當時陝北許多德意帝國主義的教堂，橫行不法，蔑視我國主權，各地駐軍對人民生殺予奪，任所欲爲，而土劣惡霸，復爲軍閥作爪牙，依勢作惡，魚肉良民，加以土匪遍地，歲無寧日，人民的人權財糧毫無保障，農民沒有土地，輾轉呻吟於暴政，苛捐雜稅，地租奇重和高利貸等重重壓迫之下，因而破家蕩產，紛紛逃亡，土地荒廢，生產衰落，這便是以前「封建割據」的一幅慘痛圖畫。邊區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摧毀了這種暗無天日的統治，而代之以人民自己的政權，取消了德意帝國主義教堂的特權，掃除了軍閥、土劣惡霸的勢力，消滅了土匪的騷擾，實行了一耕者有其田」的辦法，建立了革命的社會秩序。正因爲邊區人民會經用自己的力量，從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壓迫下解放出來，所以邊區就成爲抗戰中的模範抗日民主根據地，成爲三民主義最忠實的履行者，成爲國民政府抗戰設施的有力支持者，而在今天邊區二百萬人民自己動手，自己管理，努力發

展生產，達到豐衣足食，以爲全國倡導，這是邊區今天光明幸福的景象。同一地區，在以前封建軍閥割據的時代，政治黑暗，民不聊生，生產力一落千丈。而在人民推翻了這種封建割據，建立了「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權以後，則政治修明，人民生活改善，生產力大大增長，二者之間，判若天壤，而今天在抗戰營壘內，竟還有人對於歷史現實，熟視無睹，硬欲以邊區人民親手掃除的「封建割據」的名詞，加諸全中國最進步最光明的地區——邊區的身上，這種人不是愚昧無知，便是別有用心，他們倘若執迷不悟，必爲全國同胞所共棄！

革命黨人對於自己所揭發的政綱主張是否忠實不二，不是決定於他們口裏說些甚麼，而是決定於他們做些甚麼和獲得些甚麼結果，我們共產黨人早已宣佈三民主義基本上與共產黨在中國革命現階段中的最低綱領相吻合，因此願爲三民主義的徹底貫徹而奮鬥。歷年以來，我們忠實履行這一諾言，始終不渝，我們在邊區所做的一切和獲得的結果就可證明。我們過去這樣做，現在這樣做，而且以後還要繼續這樣做去，以求三民主義在中國的徹底貫徹。因爲我們堅信這是解放中國人民的唯一正確途徑。可是直到現在，還有些人不要我們這樣做，我們對這些人，只得反問一句：除了今天我們所遵循的途徑以外，還有甚麼其他途徑可以實現三民主義和解放中國人民呢？如其沒有，那還不如跟我們一起走上唯一正確的實現三民主義的途徑吧！他們的這些要我們捨正途而他由的人們，自名爲三民主義的信徒，口口聲聲崇奉三民主義，可是其實際行動多和三民主義背道而馳，以致造成許多有損於國家民族的惡果！因此，他們不得不以未來的渺茫的諾言來慰藉人民的喁喁之望，猶之開一店舖，明明貨劣價昂，却偏要掛起「價廉物美」的招牌，只要顧主們光顧一下，便以爲萬事大吉。我們願誠懇勸告這些人，這樣枉費心力，是於事無補的。因爲今天的顧主們——中國人民，已經富有革命的經驗，善於識別真偽。你們何不一本「見人之美，如己之美」的古訓，向共產黨人和邊區看齊，真正實行三民

主義，互相觀摩，增強團結，以爭取抗戰的勝利和建國的成功。

邊區發展生產的顯著成績，對全國有很大的影響，這決不是少數份子顛倒黑白的誣蔑伎倆所能批改，然而我們決不能以已經獲得的成績自滿，我們的工作還有不少的缺點，函待補正。

在我們同志中間，還有些人尙或多或少地保留着輕視經濟工作的錯誤觀點，他們總想當軍事家，政治家，而不願做經濟工作，爲了糾正這些錯誤觀點，我特舉陳宗堯團長的模範例子，來作爲說服的資料吧！陳同志親自動手領導生產。他常說：「一切爲了洋芋小米，有了洋芋小米，戰士們吃得飽，抗戰才有辦法」。陳同志不僅領導戰士努力作，而且還發動本團軍人家屬紡毛，這樣使部隊生活改善，保證了整訓的物質基礎。像陳同志這樣一個優秀的軍事幹部，而能掌握領導生產的藝術，這的確是值得大家學習的。我們共產黨員不僅懂得搞軍事、政治，而且要懂得搞經濟。反之，如果一個共產黨員甚麼都懂得一些，而對於經濟却一竅不通，對於如何把老百姓、工作人員和自己的生活搞好，却茫然無知，而仍然脫離群眾，空談誤事，真有愧爲共產黨員！特別不應當忘記的：在今天邊區和平環境中，發展生產是最能得到邊區人民擁護的中心工作。這是爲了建設邊區，也是爲了支持前方；爲了克服目前困難，也是爲了準備爭取勝利；爲了今天的抗戰需要，也是爲了將來的建國需要，我們不僅要懂得發展生產的經濟利益，而且還要認識清楚政治意義。

在半年來發展生產的過程中，有異常豐富的經驗，需要我們經常的積累和有系統的整理研究，經濟工作的某些部門，我們對它還是一知半解，需要細心揣摩，來掌握它的發展規律。我們要更積極的領導生產，來加強和群眾的聯系，並在實踐的過程中，把群眾的經驗集中起來，加以理論化，以充實我們的指導方針。只有這樣，才能把發展生產的運動，更向前推進一步，才能把我們的實踐和理論，更密切的聯系起來，才能提高我們的工作能力和理論水平，並取得建國的經驗。也只有這樣，才算是

切實援助前方和準備反攻，也只有這樣，才算是以實際的行動紀念「七七」六週年。

紀念孫中山批判蔣介石

（解放日報社論）

孫中山先生逝世，到今天恰滿了二十年。孫先生生前的革命事業，給了我們甚麼教訓？孫先生死後的政局變化，又給了我們甚麼教訓？根據這些教訓，中國人民應該怎樣繼續奮鬥，使中國革命的目的完全實現？

關於孫先生的四十年革命生活，他自己曾經作過很好的分析。他把他的生平分爲兩個時期，而以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的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及其宣言爲分界：「此次改組，就是從今天起，重新做過。古人有言，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爲什麼改組以前的國民黨總是失敗，「譬如昨日死」呢？據孫先生檢討，這一方面是由於反革命的冒充革命，一方面是由於革命的投降反革命。他說：「回憶武昌起義時，我從海外迴返上海，當時長江南北莫不贊成革命，即如上海一隅，雖至腐敗之老官僚，亦出而爲革命奔走。……一般官僚，在未革命之前爲滿清出力，以殘殺革命黨人爲能事，在革命軍興之時，又出而口頭贊成革命。」「此輩反革命派即舊官僚，一方參加革命黨，一方反破壞革命黨，故把革命事業弄壞，實因我們方法不善。若有辦法有團體來防範之，用對待

滿清之方法對待之，則反革命派當無所施其伎倆。」現在本黨召集此次代表大會，發表此項宣言，就是表示以後革命與從前不同。前幾次革命，均因半路上與軍閥官僚相妥協，相調和，以致革命成功以後，仍不免於失敗。……我們有此宣言，決不能又蹈從前之覆轍。做到中間，又來妥協。以後應當把妥協調和的手段一概打消，並且要知道妥協是我們做徹底革命的大錯，所以今天通過宣言之後，必須大家努力前進，有始有終，來做徹底成功的革命。」中國革命從一八四零年鴉片戰爭算起，到一九二四即民國十三年，已是八十四年，從孫中山開始「致力國民革命」起，也已三十九年，但是這以前的八十四年和三十九年都失敗了，而在孫先生逝世前僅一年之間，不但孫先生個人和國民黨全黨的政治生命突然由黑暗一變而為光明，由「昨日死」一變而為「今日生」，就是整個中國革命也展開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局面，可見孫先生所說的這個變化，却是決定歷史的大變化。這個大變化為甚麼早不發生遲不發生，恰恰發生在民國十三年呢？這自然是因為僅在民國十三年，孫先生和國民黨才正式確定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從而與中國廣大人民群眾開始結合的原故。與共產黨和人民相結合，就能够「把妥協調和的手段一概打消」，就能够「有辦法有團體」來防範對付反革命，而使中國革命面目一新，這確是孫先生一生中全部近代中國革命歷史上最重大最寶貴的教訓。

一九二五年孫先生逝世以後，這個教訓繼續證明是不可動搖的真理。雖然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合作在孫先生逝世後僅保持了兩年，這兩年中國革命的發展却是突飛猛進，一日千里，超過前次中國國民黨和中國革命全部歷史的總和。但是兩年以後，蔣介石叛變了中國革命和孫中山的遺囑，國民黨重演了反革命冒充革命和革命投降反革命的悲劇，於是中國就回到比「昨日死」還更黑暗的狀態，日本帝國主義就乘虛而入，造成中國罕有的大危機。幸而中國覺醒了的人民和孫中山的真正信徒，這時繼續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圍，堅持真理十年如一日，終因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獲得了團結抗戰的前

提；又因抗戰期間，在華北華中華南敵後戰場八年血戰，抗擊了大部敵僞軍，解放了近一萬萬的人民，從而奠定了在全國實現反攻和民主的基礎。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這十八年中的奮鬥，其環境當然是萬分險惡，與十八年前北伐時期即民國十三年至十五年，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但如果前次的順利成功碰到一場風雨，就受到嚴重摧殘，那麼，後來的很多經營，就鍛鍊出了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足爲三民主義普遍實現和中國革命最後勝利的堅強保證。這是可以告慰於孫先生和中國近百年來一切爲革命犧牲的志士仁人的在天之靈的。

相反的，革命的叛徒既然反對人民和共產黨，就無論怎樣極盡獨裁專制的淫威，終於一天比一天孤立，以至自己也不能相信自己的謊言。蔣介石不得不再三承認自己罪惡，承認他和國民黨當局在民國十六年以後就一直違反了孫先生的主義。民國二十七年孫中山逝世紀念的時候，他在總理紀念週上說「我們總理逝世已經十三年，這十三年時間不爲不久，但是到了今天，國家受恥辱，人民受犧牲，並且總理的陵寢不能保護，凡是做黨員的，以及政府工作人員，軍事工作人員，心理上都應該是慚愧。……在我個人是感覺到我們甚麼都不行，如果有一點行，我們的國就不會如此。我們不行的地方，第一是道德不好，……第二是學問不行，……第三是精神也是不够，……無論語言行動，隨時都發生錯誤。……今天我們的國家受到空前的恥辱，當然是我們的罪惡，我應當要負責。但是光我一個入壞，決不至壞到如此。」在第二年四月的國民黨政訓練班上，蔣介石又說：「我們自認爲三民主義的信徒，而不能實行三民主義，甚至從前所說的和所作的，實際上違反了三民主義，而無以自解於主義的罪人和先烈的罪人。」「我們作了革命黨員，有了主義而不能見諸實行……這就是不知禮義廉恥；不知禮義廉恥，則一個人究竟與禽獸有甚麼區別呢？」

由此可見，孫中山先生晚年的革命方向，乃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唯一方向，遵循這一方向的

人必然勝利，背叛這一方面的人必然敗亡。但是這兩條路線的鬭爭是長期和殘酷的。誠如蔣介石自己所說，他「第一是道德不好」，「不知禮義廉恥」，所以他的一切痛哭流涕的懺悔，不過是貓哭老鼠的假慈悲；到了兩年以前，同樣是爲了「紀念總理」，一本「中國之命運」就出來了。同樣的蔣介石，對他的少數心腹承認自己「無論語言行動，隨時都發生錯誤」，「所說的和所作的，實際上違反了三民主義」，甚至譴虛到弄不清自己「究竟與禽獸有甚麼區別」，而當他對全中國和全世界講話的時候，居然又是一表衣冠，敢於自封爲孫中山的唯一信徒，中國的唯一救主，宣稱「沒有中國國民黨，那就是沒有了中國」；敢於痛罵「歐洲十八九世紀的學說」，說要求民主自由就是「自比於吉蒲賽人」，就是「根本上忘記了他是一個中國人」；敢於恐嚇共產黨，如果不在「這二年之中」把人民的抗日武裝和民主政權自動的放棄和撤消，那麼「軍政時期亦就一日不能終結，不惟憲政無法開始，就是訓政亦無從推行」，這就是說，非打內戰不可！蔣介石在這本書裏對中國人民下了一個最後通牒。

蔣介石的限於「這二年之中」的這個最後通牒，今天已經滿期了，但是蔣介石與中國人民的鬭爭却遠遠沒有滿期。把戲還多着呢！還是同一個蔣介石，今天又不談他那個最後通牒的事務了，他現在裝着若無其事的样子，大談其民主，「根本上忘記了他是一個中國人」，特別是根本上忘記了他是一個著作「中國之命運」的中國人。他說他歷來是主張「扶植民權」和對於共產黨「竭誠寬容」的，雖然在短的兩年前他還在威脅的說：「軍政時期不能結束」，就是說武力消滅共產黨，但是現在却決定擇於吉日「實行憲政」。於是他的許多代言人都忙着讚美他是「不斷進步」了，這些代言人企圖以「大公無私」的面貌幫助蔣介石在國內外造成一種印象，似乎他確實在準備變爲一個民主派，以前和現在的種種反動措施，不過是他周圍的一些次要角色的責任。但是今天是紀念孫中山的日子，讓我們紀念一下孫中山的話吧：「一般官僚，在未革命之前爲滿出力，以殘殺革命黨人爲能事，在革命軍

興之時，又出而口頭贊成革命。」這難道不就是蔣介石及其代言人的寫照麼？蔣介石及其代言人僅在幾天以前還在公開爲中國的法西斯主義出力，以著作「中國之命運」，進行反共戰爭，殘殺民主主義者爲能事，在被中國人民、外國人民、美國政府和克里米亞會議壓得無處可躲之時，又出而口頭贊成民主。所謂口頭贊成民主，就是說在行動上摧殘民主。就是說召集豬仔國民大會，使蔣介石獨夫統治「合法」化，並準備內戰的旗幟。事實正是如此。蔣介石雖然在外國人面前把「中國之命運」隱藏起來，不許翻譯，雖然在外國人面前宣佈保障人身自由和放寬新聞尺度，雖然在外國人面前裝出撤消何應欽、陳立夫、孔祥熙的姿勢，雖然在外國人面前裝出對民主的決心和對共產黨的寬容，但是在實際上，他正在加緊準備內戰。蔣介石及他手下的一群，正在積極準備一切，一俟某一同盟國軍隊將日本侵略者打到某種程度時，他們就要舉行內戰。目前他們對任何一件壓迫人民的舉動，不但不減輕一絲一毫，而且變本加厲，以及他們在軍事上特務工作上的種種秘密佈置，都足證明這一點。孫中山先生積三十九年革命之經驗，教我們千萬必須加意防範這種表面冒充民主，內裏積極圖謀絞殺革命的極端反革命派，使其無所施其伎倆。如果我們竟然置孫先生的遺訓於不顧，那就又有重複一九二七年革命人民被慘殺的危險。

孫中山先生在天之靈啊！你請放心，中國人民在你死以前和死以後所流的血，實在太多了，現在立誓不忘記你的教訓。現在中國人民向蔣介石提出一個試金石，就是成立聯合政府，而我們那個「扶植民權」和「不斷進步」的「偉大領袖」蔣介石，却正在出死勁反對這個要求哩！他說他要直接「還政於民」，決不還政於聯合政府，因此他決心維持他的十八年血腥的法西斯獨裁政治直到今年十一月十二日，以便在那一天中國能夠產生一個由法西斯獨裁者所一手造成的「全國民衆代表的國民大會」。從形式上看來，蔣介石和中國人民都在贊成國民大會了，但是同一個題目代表着完全相反的內容。

中國人民要求一個真正的國民大會，爲了保證國民大會不致爲蔣介石所強姦，因此堅持必須立即廢除蔣介石的法西斯專政，立即成立聯合政府，以便首先由民主的力量，從全中國土地上驅逐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和中國法西斯特務機關的恐怖統治，以便首先解放中國人民手上的枷鎖，使他們至少得到投票的自由。蔣介石則相反，他要求保證人民手上的枷鎖，保證人民不能自由選出自己的代表和提出自己的主張，以便使自孫中山以來一切中國人民爭取民主政治的悲壯神聖鬥爭化爲一場指定、圈定、逼選、賄選的滑稽戲，以便集合一大群法西斯特務和一小群裝璜門面的花瓶來更換獨夫蔣介石的名義爲「總統」，然後向中國人民宣佈內戰，來一個屍橫遍野血流成河的大慘殺。

但是蔣介石生得太晚了，他的這個把戲，在一九二四年以前，如同袁世凱及北洋軍閥那樣，還可以騙過孫中山，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如同那時蔣介石所主持的「馬日」事變，「四一二」事變以前那樣，還可以騙過共產黨，而從那時起，中國人民和一切孫中山的真正信徒，就已經決定「以後革命與從前不同」，因此蔣介石的把戲無論他自己及其代言人怎樣說得有趣，也不能再造成人民的幻想與麻木。相反的，人民的警覺性提高了，他們知道現在正在發生這樣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藏着一把殺人刀子在裏面的巧笑。

蔣介石說：好！你們不但不承認我是「革命領袖」，竟把我說做軍閥官僚，比做滿清政府北洋政府了！但是這又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呢？蔣介石自己說：「有了主義而不實行，簡直就是違反主義違反革命。」難道「違反革命」不是反革命，倒是革命嗎？蔣介石又說：「就黨外一般人士，尤其是各黨各派對我們的觀察來說，他們看我們黨部就是衙門，看我們黨部委員就是官僚，看我們一般黨員當作特殊階級，甚至視作亡清時代的旗下人。」「外面的人對於我們黨員和公務人員，都看作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看我們黨員和機關人員當中幾乎沒有一個好人！這不僅是那一黨一派是如此嘲弄我們

，就是一般國民，也都是如此看法，就是外國人亦是如此看我們，」——「外國有了槍砲和軍隊可以保國衛民，我們有了軍隊和槍砲，却反轉來禍國殃民。」——「尤其是現在有許多以爲自己作了將領，就可以唯我獨尊爲所欲爲，試問和當年的北洋軍閥，又有甚麼兩樣呢？」——當然蔣介石在這些地方多半是說他的部下，但是誰不知道，蔣介石十八年來就是這批軍閥官僚土豪劣紳的「最高領袖」呢？蔣介石很傷心地把自己的政府比做滿清政府和北洋政府，但是誰不知道，滿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無論怎樣罪惡滔天，究竟還沒有壞到蔣介石這樣的程度，這樣的喪師失地，禍國殃民呢？誰不知道，他們究竟還沒有像蔣介石的黨和政府和軍隊產生了這樣多的降官降將，漢奸敵探呢？是的，中國人民現在並沒有像孫中山先生所主張的那樣，「把妥協調和的手段一概打消」——「用對待滿清之方法對待之」，中國人民仍以給蔣介石一條痛改前非，將功贖罪的出路，這就是立即廢除蔣介石獨夫統治，成立聯合政府，仍允許蔣介石在聯合政府內佔一個位置，也算仁至義盡，無以復加了。

蔣介石又說：好，你們這又把我看做流亡政府了！但是這又值得甚麼大驚小怪呢？第一，有各種各樣的流亡政府。有些流亡政府與國內解放運動有密切的合作，自己也有確實在抗戰，確實能抗戰的軍隊，回國以後又實行各種民主的設施，這樣的流亡政府就比蔣介石政府對國家民族有功和有利很多，其在國內國際的地位也比蔣介石政府鞏固得多。另外有些與此相反的流亡政府，則因得不到本國人民的支持，豈不是連參加聯合政府的資格都沒有麼？第二，即使並未流亡，也算是對軸心國宣了戰，也算是有了「合法地位」的政府，在失去本國人民的支持時，豈不是也連參加聯合政府的資格都沒有麼？因此蔣介石面前的問題，並不是甚麼流亡政府非流亡的問題，更不是在他的獨裁政府下設立甚麼「戰時內閣」的問題，而是是否由於他自己的頑梗不化，作惡多端，倒轉因循，剛愎自用，有一天難免要被中國人民撤職查辦，甚至交到法庭去受審判呢？

中國人民永遠是樂於與人爲善的；但是再說一遍，接受孫中山先生畢生革命教訓，追隨孫中山先生晚年革命道路的中國人民，決不受人欺騙。無論這種欺騙是出於甚麼「偉大領袖」蔣介石，出於甚麼僞裝「中立」的報館主筆，或者出於其他任何方面，都只能引起中國人民的鄙視和厭惡，中國人民迫切要求真實的民主，迫切要求可靠的團結，迫切要求迅速的反攻，迫切要求結束蔣介石的法西斯主義和失敗主義的獨裁統治，迫切要求有效地改組蔣介石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機構，迫切要求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在他逝世二十週年後不久就能够在全中國普遍實現，迫切要求中國國家民族在民主世界的地位逐步提高，而爲了要達到這一切，就必須不再失去寶貴的時機，立即成立聯合政府。中國人民決心爲聯合政府付出一切代價，並且歡迎來自一切方面的對於中國人民這一努力的同情與援助。

(三月十二日)

國民黨改革問題的兩個道路

——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二十一週年

國民黨的情況已到了必須變的時候，國民黨二中全会上的「黨務檢討報告」，有一句自白的話，叫做「和民衆脫節」。孫中山先生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要達到救中國之目的基本方法，是必須喚起民衆。但十八年來，國民黨却走出了這個軌道「和民衆脫節」，這就是國民黨一切問題的癥結。人

民對於國民黨的統治是失望極了，國內外輿論批評國民黨的東西是多極了，問題歸根到底，就在這裏。人民要求國民黨改革，國民黨內擁護中山先生民主傳統的黨員亦要求國民黨改革，我們從來即希望國民黨能真正的改革，但是按照怎樣的方向進行改革呢？

中山先生是三民主義與國民黨的創造者，當然國民黨要改革只能按照中山先生積四十年之經驗所規定的方向進行改革。中山先生一生革命的精華，集中於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和他所規定的三大政策。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後，革命事業的猛進，國民黨在民衆中的得到空前聲望，證明了中山先生這個方向是絕對正確。但是，在革命中途，中山先生這個方向忽然被拋棄了。法西斯派篡奪國民黨內的大權，結果成爲民族和國民黨的大災難。事實已千萬次地證明了孫中山先生晚年的革命遺規，是萬萬拋棄不得的。很久以來，忠心擁護中山先生民主主義傳統的國民黨員，即希望改革國民黨，使國民黨重新回到中山先生所規定的革命軌道，救中國，又救國民黨自己，他們並爲着這個希望而從事奮鬥。最近人民的民主運動，無疑地更加速了國民黨黨員中這種自覺的潮流。在政治協商會上，各黨派代表（包括國民黨代表在內）和無黨無派人士的代表，一致通過恢復和實行孫中山先生遺教。因此和各黨派合作，認真執行政協會的決議，乃是國民黨進行改革的唯一的正確道路。

但另一方面，法西斯派作了相反的運動，以對抗國民黨內民主自覺的潮流。本來是他們剝蝕了國民黨的革命生命，本來是他們殘暴地壓迫了民衆，本來是他們擔負民族災難和民生疾苦的一切責任，爲甚麼？因爲正是他們及其特務組織剝奪了人民的一切自由呼吸，同時他剝奪了國民黨內的一切自由呼吸，因爲正是他們及其特務組織在事實上是一切腐敗制度的保護人，是官僚制度軍閥制度的基本

組成者。可是在人民的民主潮流正在澎湃洶湧爲衝破一切法西斯的藩籬而奮鬥的時候，當政治協商會購獲得結果之後，中國法西斯派一方面在人民中擴大恐怖主義的自由，煽惑一切反蘇反共一切民主派的活動，另一方面又忽然在國民黨內大開「革新運動」了。他們把自己裝得好像是「人民的保護者」，他們叫囂甚麼「打倒官僚資本」，「肅清官僚主義」了，他們有些口號裝得很「急進」，其中有反對投機壟斷的口號，甚至於提出反對「資本主義」。大概過去在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法西斯革新派那裏所有「急進」的辭句和口號，現在中國法西斯派都用上了，法西斯派看到人民和國民黨內民主派群衆反對法西斯派及要求改革國民黨的情緒，於是硬剝過來加以利用，自命爲國民黨「革新」的先鋒，製造一系列的欺騙口號，以求避免自己被革除，而且還反轉要起來革除國民黨內的所有民主派。

要知道，現在國民黨內由法西斯派所主持的「革新運動」的實質，就不應該看其形式上的口號，而應該看他們實際上的政策。只要把中山先生的政策和他們的政策作一簡單的比較，又把現在國民黨內民主派的政策和他們的政策作一簡單的比較，就證明他們的所謂「革新運動」，乃是徹頭徹尾的法西斯運動。

中山先生十三年改組國民黨的政策，是聯蘇、聯共、聯合工農、聯合一切民主派。目前國民黨內法西斯派的「革新運動」，恰恰相反，是反蘇、反共、反工農、反一切民主派，而這些東西恰是全世界一切法西斯運動共有的特點。

國民黨內民主派主張實行中山先生「和平奮鬥救中國」的方針，實行國內國際的和平，實行各黨派民主合作，實行政治協商會議的民主協議，目前國民黨內法西斯派的「革新運動」，恰恰相反，他們渴望繼續內戰，挑撥第三次世界大戰，主張繼續一黨獨佔的「排他」政策，攻擊國民黨內民主派「和其他黨派妥協」，企圖用直接或間接的方式，推翻政治協商會議的民主協議。

兩個方向，兩個道路。國民黨內民主派在國民黨的改革問題上，要把國民黨推往前進，使國民黨經過自己的民主化，並經過各民主黨派合作的政策，逐步地「與民衆深相結合」（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這是中山先生原來規定的革命道路，按照這個道路，就必要拋棄法西斯的一切垃圾，忠實執行政治協商會議的一切決議。法西斯派在改革國民黨問題上，要把國民黨重新推向後退，徹底排斥國民黨內外的一切民主派，陰謀推翻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加深國民黨與民衆的分裂。這是十八年歷史經過血腥考驗的錯誤道路，按照這個道路，他們要在新形式下重新進行法西斯運動，要求一個更強化的法西斯機構，準備把法西斯原來還站在政治後台的人物完全直接站到前台來，以增強法西斯派的政治地位，並準備用煽惑欺騙強制恐怖的方法，去進行他們的所謂「民衆運動」，以便奪取群衆。

國民黨走那一條路呢？是按照中山先生的革命遺規，改革被法西斯派所糟蹋的國民黨嗎？還是按照法西斯派「革新運動」的道路走去呢？我們是希望國民黨按照中山先生的道路改革的，這道路才對於國民黨是好的，也才對於民族是好的。法西斯派反對民主的潮流，把真正的民族利益人民利益看成是和國民黨利益相反的東西，而我們則希望國民黨把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當成國民黨的利益，認真的克服法西斯的逆流。

中山先生逝世已經二十一週年了，中山先生逝世前夜，關於改組國民黨的革命言行，被一切實際的考驗，沒有因為時間而失去光彩，相反時間越久，就越顯得更加光彩。爲中山先生所創造的國民黨，再回到中山先生晚年規定的革命軌道上吧！在這中山先生逝世二十一週年的紀念日子，我們就拿出這點意見來送給國民黨。我們認爲國民黨內擁護中山先生民主主義傳統的黨員，是會歡迎我們這種好意，是會歡迎人民這種好意的！

（三月十二日）

加強三民主義的研討

辛 燾

一 爲什麼要研討三民主義？

第一、因爲三民主義是一般的民主革命——特別是民族革命的政治旗幟，是今日各黨各派共同擁護的抗日救國綱領。但政治旗幟不是「花瓶」，而是行動的總方針。怎樣使這些目標變成燦爛輝煌的現實，怎樣使這些方針變成洶湧澎湃的行動，這是需要我們了解的，充實它、發揚它的。怎樣才能了解它、充實它、發揚它呢？加深三民主義的研討，無疑的是其中重要的一課。

第二、因爲三民主義是我們「真正民族底真正偉大思想」——列寧，是我們民族最珍貴的遺產，我們是歷史唯物主義者，我們懂得批評的接受和揚棄我們民族的遺產，我們是最有辦法最善於承繼我們民族的遺產，所以遠在一九二二年列寧就肯定的熱望着今日的我們，「把孫逸仙底政治綱領和土地綱領中的革命民主主義的核心，關心地抽引出來，保護起來，並發展起來。」在前年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中毛澤東同志也向我們號召道：「從孔子到孫中山，我們應加以總結，我們要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

第三、也因爲三民主義是我們「真正偉大民族底真正偉大思想」，是我民族底珍貴遺產，所以一些「聰明」的反革命分子也想來盜取這份遺產，作爲他們反革命的「護身符」，閹割了三民主義的革命內容，使三民主義變成漢奸國賊所需要的「三民主義」，如汪精衛之流現在就在幹着這無恥的勾

當。但是三民主義既然一般的是民主革命——特別是民族的綱領，那麼我們應加強研討三民主義，把握着三民主義的革命鋒芒，揭露並粉碎各種假的「三民主義」，保護並發展革命的三民主義。

第四、三民主義是今日各黨各派共同擁護的抗日救國綱領，但三民主義爲甚麼能成爲抗日救國的共同綱領呢？三民主義和其他黨派的正確關係又是怎樣的呢？——他們有甚麼共同性和差別性呢？例如：孫中山先生爲甚麼說：「共產主義是三民主義的好朋友」？中共中央爲甚麼也說：「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爲其徹底實現而奮鬥」？這些問題，我們僅僅了解共產主義或其他主義是解答不了的。這些問題的正確解答，除了需要我們對共產主義或其他黨派的主義有深刻的了解之外，同時，並需要我們對三民主義有深刻的了解。

二 怎樣研究三民主義

第一、要把握住三民主義的歷史環境：三民主義是帝國主義時代半殖民地封建的中國社會底產物。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性和半封建性，規定了中國這一階段——民主革命階段的任務是反帝國主義、反封建殘餘。偉大的孫中山先生，把握住了這一任務，並把它具體化爲爭取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的三民主義。同時，又因「爲它所處的時代是帝國主義時代，而資本主義快要爲而且在俄國已經爲社會主義所代替的時代，因此，必然產生中國民主派（三民主義的物質擔負者——引用者註）對社會主義的同情，必然產生他們主觀的社會主義」（引中文版列寧選集卷七技末二章——這是研究三民主義必要參攷書）。所以我們若把三民主義當作政治綱領來看，三民主義其所以成爲抗日救國的共同綱領，決不是偶然的，更不是甚麼「被迫」和「投機」等無恥字眼所能解釋的，而是基於三民主

義的最高原則——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和全國各個階級的階層也是全國各黨派的共同要求之上的，它是有着真實的牢不可破的基礎。但是我們也不能把三民主義和其它主義——特別是共產主義混同起來，因為三民主義只是主觀的社會主義，而且就在民主革命階段上，由於中國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性，對於實現三民主義所指示的目標的詳細辦法，也不能機械的千週一律而是應該依照具體環境來決定的，也就是說，實現三民主義的辦法是應該而且事實上也是有着某些不同的。

第二、要把握住三民主義的統一性：三民主義本身是統一的、不可分的，任何想把三民主義割裂開來的企圖，結果一定要使三民主義的任何一個組成部份皆不能得到最後的實現，也不能得到最後的保障。關於這，當孫中山先生深深感覺到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時，曾這樣着重的對國民黨同志說過：「在漢族沒有光復之前，一般黨人的心理，以為漢族一經光復便可達到國利福民的目的；到了今天，才知道大大的不然，推究這個原因，就是由於同志僅僅知道注意在民族主義。忽略了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過錯，這就是本黨的責任還沒有終了的地方，要知道，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不能徹底貫徹，就是民族主義達到了目的，終究還不能鞏固，何況民族主義在今日還沒有完全達到目的呢？」所以當我們研討三民主義的時候，我們就應緊抓住這一特點，並打擊各種想把三民主義割裂為三個階段去實現的謬論，糾正抗戰期間不應有民主和改善民生的錯誤主張。

第三、要把握住三民主義的實踐性：三民主義也和其他主義一樣，它並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針。不是供我們拿來做聖經念，而是要我們很靈活的使其實現的總目標。毛澤東同志說得完全對：「有許多人口講信仰三民主義，但是據我看來，他們並沒有信仰三民主義。因為信仰民族主義，就要同日本打到底，而它們却準備妥協投降，汪精衛就是已經投降了的一個。信仰民權主義，就不能壓迫老百姓，而他們却不願給老百姓以民主權利。信仰民生主義，就是要照顧老百姓穿衣吃飯問題，而他們

却不願改良人民生活。……只有抗戰到底，打到鴨綠江邊，收復一切失地，始終不投降，不叛國，才叫做真正信仰民族主義，才算是孫中山先生民族主義的忠實信徒。只有給老百姓以民主權利，給老百姓以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不壓迫老百姓，而遵照孫中山先生的遺囑，實行「喚起民衆」，才叫做真正信仰民權主義，才算是孫中山先生民權主義的忠實信徒。只有努力於解除大多數人民的生活痛苦，譬如實行孫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實行生產運動，使大家有衣穿，有飯吃，有事做，才叫做真正信仰民生主義，才算是孫中山先生民生主義的忠實信徒。」所以我們研討三民主義時，我們就不僅應從基本上去研討，主要的應該是從實踐中去研討，把三民主義所指示的奮鬥目標，在具體的環境裏靈活的實現起來。

第四，要把握住三民主義的發展性：三民主義是中國歷史的產物，中國歷史是不斷在發展着的，三民主義當然也要隨着歷史的發展而更加把其內容充實起來豐富起來，三民主義也是不斷在發展着的。所以我們研討三民主義的時候，我們必需用發展的眼光去研討它。我們今日所處的時代，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是我們民主革命「最偉大、最生動、最活躍的一個階段」，在這種時代，三民主義的內容當應該而且可能充實和豐富起來的。現在，我們就應該把這「應該」和「可能」變諸現實。但是發展也是有條件的，我們應站在而且只能站在革命三民主義的立場來發展三民主義，站在民主革命的觀點來發展三民主義。

三 兩條戰線鬭爭

在我們研究三民主義的時候，我們常常發現兩種嚴重的錯誤傾向：一種是輕視三民主義，把三民

主義看做「落後的」和「不值一顧」的東西；另一種則相反，他們分別不出三民主義與其他主義——特別是馬列主義的正確關係，有些甚至把三民主義加以馬列主義化，把三民主義對於或「發展」成馬列主義。

這兩種傾向都是非常危險的，前一種傾向的發展，結果是可能忽視今日全國團結的重要性，甚至損害這種團結，因為三民主義的最高原則是全國團結抗日的政治基礎，忽視了這一基礎，怎能使團結鞏固和擴大呢？後一種傾向的出發點與前者也許不同，但結果是會模糊抹殺革命者政治上組織上獨立的原則性，基於他對三民主義了解模糊性，結果必看不清抗日營壘中兩條不同政治路線——徹底的政治路線和不徹底的政治路線的區別，甚至他自己也要墮落到不徹底的政治路線中去，忘記了團結的任務，而把團結拉向後跑，也就是破壞團結——抗戰的團結、進步的團結。

總而言之，這兩種錯誤傾向，我們都應該把它剷除的，把它克服的。怎樣剷除它和克服它呢？最好而且最主要的當然是在加強自己革命理論的修養，運用革命理論的精神來研討三民主義。

三民主義研究提綱

楊康華

「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這三個基本要求，是全國民衆在民族民主革命階段內要求實現的總目標；是中華民族發展過程中迫切的需要；三民主義的革命原則，聯

俄、聯共、工農三大革命政策，就是解決這些要求的革命方針與手段；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曾因三民主義三大政策的忠實執行而獲得了偉大的成就與進展，及後又因相反的情形使革命受到慘痛的挫折，抗戰以來又因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的逐步實現而有了很多新的進步，這些進步的發展無疑地可以保證我們抗戰建國的成功，因此，毫無疑義的，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

正因為三民主義是救國主義，而且成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成爲我中華民族四萬萬五千萬同胞抗日救國的共同綱領，我們必須作深入的研究：抓緊三民主義革命的鋒芒，對準中國民族之死敵日本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漢奸，爭取持久抗戰的最後勝利，爭取三民主義新中國的實現。

一 三民主義的歷史根源

三民主義的理想是從百年來近代中國歷史矛盾所發展的民族民權土地三大問題中抽引出來的，它反映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迫切革命要求，它是與中國革命的資階級性的民主革命階段相適應的政治旗幟。

自鴉片戰爭後，中國由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走入半殖民地的途程，中國人民從自由的人民變成了半殖民地的奴隸。因此，在最近一百年來，中國人民總是百折不回地爲除自己這種被屈辱被壓迫的半殖民地的狀況而奮鬥，這就是中國民族問題的由來。

同時，統治着中國的黑暗的滿清專制政體，縛束着中國生產力的發展，辛亥革命後封建勢力未有掃蕩，官僚軍閥制度還是普遍地統治着，使中國人民對國家已盡了各種可能的和難堪的義務而沒有最低限度的人權，因此，中國人民迫切地爲爭取政治自由和人權而奮鬥，這就是民權問題的由來。

經濟的落後，民族的壓迫和政治的黑暗，使中國走到一種非常貧窮的地位，土地問題沒有解決，絕大多數的中國人經常地挨饑受凍流離失所以至於死亡，因此，中國人民異常迫切地找尋各種方式與道路，以便把中國轉弱為強，使中國變成人民無飢寒交迫之苦而能過飽暖生活的國家，以及使中國變成有充足國防力，能夠打退一切外敵進攻和保護自己的每寸土地和每個人生命和財產的國家，中國人民迫切希望中國由貧弱變成富強國家，以便能享有幸福的生活，這就是土地問題與民生問題的由來。

這三大問題之解決，是中國革命行程中迫切的需要，可以說，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已不自覺地進行了解決這三大問題的嘗試，也可以說，戊戌政變是對於當時擺在面前的三大問題企圖進行自上而下的解決，然而明白提出了這三大問題與三大原則的，是孫中山先生，在革命的實踐中，孫中山先生把這三大問題具體化為爭取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主幸福的三民主義，這「是深受了世界資本主義文明潮流的數萬萬人民的革命運動產生的」（列寧）

帝國主義的壓迫，滿清專制的腐朽，資本主義民主潮流的激盪，世界工人階級革命運動的發展，都是三民主義形成與發展的客觀因素。同時，過去思想遺產與當代革命學說，給予三民主義的影響與推展也不能忽視：中國古代「大同世界」的理想，太平天國的革命思潮特別是其軍事的土地共產主義，孟德斯鳩與盧騷的民權學說，亨利佐治的土地問題的見解，特別是馬克思列寧共產主義的學說，都是三民主義的思想來源。

二 三民主義的發展

三民主義不是教條，而是中國民主革命階段內革命實踐的原則與方針，隨着國內革命形勢的發展

，國際形勢的推移，其內容是不斷豐富與充實起來的，因此，我們必須從發展的觀點去研究三民主義，從革命實踐的觀點去研究三民主義。

三民主義的精神，最初具體表現於一九〇五年中國同盟會成立宣言所提出的四大口號：「（一）驅除鞑虜，（二）恢復中華，（三）創立民國，（四）平均地權」；這時期還有很多地方欠充實的：第一，在民族主義中，主要的最明顯的，是在推翻滿清朝廷對漢族的壓迫，關於反帝還只有模糊的意識；第二，革命的原則雖然提出了，但是仍然不是實踐的革命方法。

五四運動使三民主義有了新的發展，由於革命失敗與妥協受挫的痛苦經驗教訓，由於五四民族覺醒運動的興起，由於民衆力量的啓示，由於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由於世界革命運動的鼓舞，由於中國共產黨的推動，孫中山先生乃重整三民主義的旗幟，三民主義的新生命，充分表現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之中。這時期三民主義的特點：第一，三民主義有了三大政策爲革命靈魂，以聯俄聯共工農三大政策爲實現三民主義的革命方法；第二，三民主義增加了新內容：民族主義由辛亥革命前的反滿明確地轉變到反帝，由大漢族主義轉變到中國國內民族的自由平等與自由聯合；民權主義則進到主張實行普選；民生主義則由抽象的平均地權進到承認國家當給佃戶以土地，主張「耕者有其田」，「制定勞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

現在，中華民族正在進行神聖的自衛戰爭的時代。革命形勢與國際環境都與前不同，三民主義的內容是更充實更豐富了（以下將要論到），而且還可以說，在抗戰建國的長期鬭爭過程中，三民主義必定是繼續向前發展的。這裏要重要說一句，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導，三民主義也不是一套呆板的公式，而是中國民主革命階段內鬭爭的目標原則與方針，我們必須從發展的觀點，從革命鬭爭的觀點去把握認識它。

三 三民主義的內容

因爲三民主義是從革命實踐中發展與充實，我們要對它正確的認識與把握，就不能只憑着一本演講集，而必須從它和中國國民黨第一、二兩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決議及孫中山先生手訂的政策去研究，我們不要研究與守抱着三民主義的字粒，我們必須了解與把握三民主義的中心內容與基本原則。

(一) 民族主義

中山先生手訂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會有明確之定義：「國民黨之民族主義有兩方面之意義。一則中國民族之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

「中國民族之自求解放」，要「一切不平等條約，如外人租借地、領事裁判權、外人管理關稅權以及外人在中國境內行使一切政治的權力侵害中國主權者皆當取消」，這是「使中國民族得自由獨立於世界」的最低限度。

「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當得國內諸民族之諒解，時時顯示其在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中之共同利益」，「當隨國內革命勢力之伸張而漸漸與諸民族爲有組織的聯絡及講求種種具體的解決民族問題之方法」，「鄭重宣言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於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革命獲得勝利以後，當組織自由統一的（各民族自由聯合）中華民國。」

中國爲着求得自己的獨立解放，就要「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這裏特別着

重與蘇聯的聯合，孫中山先生在致蘇聯遺書中：「蘇聯以良友及盟國而歡迎強盛獨立之中國，兩國在爭取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携手並進以取得勝利。」

倘若中國已經獲得解放了，中國還要幫助其他弱小民族謀解放，孫中山先生說：「中國如果強盛起來，我們不但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對世界負一大責任。甚麼責任呢？現在列強走的路是滅人國家的，如果中國強盛起來，也要去滅人國家，也要學列強的帝國主義，走相同的路，便是踏他們的覆轍。所以我們要先決定一種政策，要濟弱扶傾，才是盡我們的天職，我們對於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對於世界列強要抵抗他。」

孫中山先生對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的關係，認爲是不衝突而互相補足的，「世界主義是民族主義的理想，民族主義是世界主義的實行。」

(二) 民權主義

三民主義的民權主義與歐美資產階級所主張的民主不同，歐美民主主義之骨子裡實在是資產階級獨裁，三民主義的民權主義有自己革命的特點：第一，「民權主義於間接民權之外，復行直接民權，則爲國民者不但有選舉權，且有創制複決罷免諸權也」；第二，「實行普通選舉，廢除以資產爲標準之階級選舉」，確定人民有參政權，「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使民主自由「爲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者所得而私」；第三，這種民權雖爲一般平民所共有，但「不輕授此權於反對民國之人，使得藉以破壞民國，詳言之，則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而凡賣國罔民，以效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爲團體或個人，皆不得享此等自由及權利。」

民權主義不只要注意人民大衆的民主權利，還要使政治機構民主化，才能切實爲民衆謀利益，孫中山先生主張五權憲法，主張建立一個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考試權、監督權五權分立的政府；「這樣的政府，才是世界上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國家有了這樣純良的政府，才可以做到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

孫中山先生「主張民權，決心建立一個共和國」，主張召開「國民會議，用全國已經有組織的團體舉出代表來出席國民會議，大家商量解決國事」。以國民會議團結全國各黨派各階級各職業的優秀代表於一堂，共同磋商國家大事，使政治民主化，定出憲法，尊立民主共和國。

(三) 民生主義

「民生主義，其最重要之原則，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權，二曰節制資本」。「農民之缺乏田地，淪爲佃戶者，國家當給以土地，實其耕作，並爲了整頓水利移植荒郊，以均地方。農民不缺乏資本，至於高利借貸，以負債終身者，國家爲之籌設調劑機關，如農民銀行，供其匱乏，然後農民得享人生應有之樂。」「工人之失業者，國家當爲之謀救濟之道，尤當爲之制定勞動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此外如養老之制，育兒之制，用恤廢疾者之制，普及教育之制，有相輔而行之性質者，皆當努力以求其實現。凡此，皆民生主義之事也」。

民生主義要平均地權，要「耕者有其田」去解決土地問題，要節制資本，要「國有交通企業」和「發展國家資本」去「反對少數人獨占經濟之勢力，壟斷社會之富源」，要不斷改善人民生活。

所以民生主義雖然並不主張根本取消私有財產，但是却渴望着以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辦法去達到共產主義與大同世界；同時，民生主義是要在爭取國際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的前提下，進行建設國民

經濟與改善民生，因此亦可以說，民生主義是要以和平轉變方式去達到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的社會。孫中山先生說的「共產主義是民生主義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實行」，可以這樣去了解。

四 三民主義的統一性

孫中山先生是堅決反對割裂三民主義的，三民主義是一個統一的整體，民族民權民生彼此間都有密切的連系，不能分離孤立，而是互為條件互為界限的，這是國民現階段革命任務所使然。

民族主義是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的前提，同時又以民權民生為其內容。民族不能獨立解放，則民權自由與民生幸福將無從談起，同時如果在民族解放鬥爭中，不以民權民生為內容，民權自由沒有充分的發揮，人民生活沒有儘量的改善解決，那麼，不只能將政治地位平等經濟地位平等在爭取國際地位平等的抗戰中放下牢固的基礎，而且也難於動員廣大群眾來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

民權主義是民族主義與民生主義的條件，因為「民族革命運動必須有廣大的民衆參加，而工農群眾，尤為必須」。沒有民主自由，就不能發動民力去爭取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政權不能真正代表民衆利益而落在少數特權者的手中，民生幸福也難於實現。

民生主義要做到民生幸福的中國，是民族解放運動的目標。如果不改善民生，廣大勞動人民將無法去享受民權，將不會了解自身利益與民族利益一致而熱烈參加民族解放的鬥爭，更難達到民主共和國的前途。同時，民生主義又以民族民權為內容，必須反對侵略反對剝削，要由民主政府去經營管理一切大規模的產業，因此民生主義以民族獨立民權自由為精神，並由此努力建設民生幸福的中國。

三民主義是統一的不可分割的，但並不是將民族民權民生並列機械地佔同樣的地位，在目前全民族進行抵抗日寇的自衛戰爭的時候，民族解放要居於首位，目前民族主義成為三民主義的中心環節，抗

日第一，民族利益高於一切，因之，不能把民權民生與民族對等或對立起來，反之，倒要在對立

謀利
抗

